

月  
光  
曲



三思樓月書之一

月光曲

徐訐著

夜窗書屋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

月光曲

每冊實價壹圓拾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徐 訥

出版者 夜 窗 書 屋

總經售 西 風 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地 中國的一個都市，假如說是上海也很慘，那裏中國的企业家資本家，不得不仰給帝國主義的經濟而生存，但是終還免不了受其操縱而潰崩。

時 是現代，沒有指定什麼年份，但假如說抗戰的經濟因素是這樣的話，那就說是抗戰的前夜也可以。

人 李勳位是企業家，李聞天，李聞道是勳位的兒子，我抽大學生中兩種常見的典型來代表他們，還有勳位的太太，這樣成爲一家。代表了新興的信用資產階級的暴發戶。張盛藻，元兒以及她們的母親是一家，這是一家代表已沒落的舊式商人的破落戶。還有大亮與月亮，他們貧窮之中有二種這樣不同的環境與職業，養成了他倆不同的意志與氣質。

此外陳雲峯是李勳位銀行的經理，劉正祭是李勳位工廠的經理，都是靠李的企业而生存的，周逢仙是在奔走拉攏撮合之中謀利的。

還有沈廣其他等比較不重要的角色。

## 第一幕

人 月亮，李勳位，李聞天，陳雲峯，劉正榮，周逢仙。

時 晚夏，夜八時。

景 位在都市靜美的住宅區，李公館的客廳，相當的富麗，電話沙發是戲中必  
要的工具。需要三個出路：一個通外，一個通樓上，或者就是樓梯；一個  
通飯廳。窗是臨花園的，園外就是街，所以可聽見外面汽車來時的聲音，  
但如果窗幃沒有放下，燈光就會貫窗而入。幕開時陳雲峯，劉正榮在座，  
揆巧電話鈴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李勳位正過去接電話。

李（接電話）喂，這裏是李公館，唔，我就是。你哪裏？公安局？啊，吳科長；……什麼，我的孩子，聞道麼？被捕三天啦，不會吧？……啊，謝謝你，謝謝你。什麼？要一點錢開銷開銷，三百元……啊，我也許就派人來。好，再見再見。（掛上電話。對陳劉。）這奇怪！說是我的孩子被捕啦。

劉 爲什麼？

李 說是同工人在一起捕進去的。他不知道是我的孩子，今天才問出來……會同工人在一起？

陳 他怎麼說？

李 他說他就替我弄出來，不過要三百元開銷開銷下頭的人。

劉 也許不是合郎呢？

李 也難說。他住在學校裏。誰知道他怎麼回事？

陳 年青人在學校裏也難免受人利用。

李 這孩子……啊！老陳，回頭請你替我去一趟吧。把他送送到這裏。因為你同小吳熟一點。

陳 好吧。

李 你剛說什麼來着？說周逢仙怎麼樣？

陳 他有來看過你麼？

李 沒有。

陳 他打電話到行裏來問你，你剛走，我告訴他也許回頭會來。

李 有什麼事麼？

陳 也許同外面謠言有關係。

李 那麼銀行還是有許多人提款子？



陳 外面對我們信用很不好，說不定要擠兌。

李 是不是爲了工廠方面罷工。

陳 這自然有關係，但是多半還是他們的謠言引起來的。

李 我想，他們的力量也快完啦，所以要從側面來打倒我們，造我們謠言，你說我們的力量夠不夠把市面上的公債都吃進來，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力量來拋小？

陳 這次他們可以支持這麼久，我有點想不到，昨天聽說他們拉攏了一個華僑在裏面。

李 華僑，你早不曉得麼？

陳 我昨天才曉得的。

李 是不是……

陳 我想也沒有什麼了不得，假使我們行裏不擠兌，假使廠裏罷工的事情早點

解決，那他們就沒有法子來同我們對敵的。

李（對劉）那末工廠方面怎麼樣呢？

劉收買的那些工人倒還忠實，那白清元捕來了以後，他們工會裏意見也不一致；我的意思，現在最好找新工人，把第三廠先復工了，那末他們內部就會動搖起來，那時候再叫我們的人在裏面一煽動，他們就只好屈服了。

李那末就這樣辦吧，罷工早解決一天，經濟也可以早活動一天，銀行也就多一點辦法。

劉不過要是這樣辦的話，先需要一筆錢；第一他們工人糾察隊在廠門外守着，新工人要沒有一點薪水就不容易招，第二公安局方面一定要一點錢才可以叫他們保護我們新工人上工，否則他們鬧起來就沒有辦法了。

李（對陳）那末銀行可以支出這筆款子出來麼？

陳現在銀行每天有許多人提款，同時，照現在這謠言，擠兌也很有可能。實

在不能再提出現錢啦。昨天張軍長提一筆款，今天陸司長又提一筆款，實在有點爲難。所以這事情倒是先要把工廠復工啦，定貨的款子來啦，銀行的周轉才能夠靈活。

劉 工廠復工的話，除了剛才一個辦法以外，就只有對工人屈服，但是已經支持兩個月啦，這樣屈服，自然不好了。而且據他們現在的條件，要求補發這兩月的工錢，我們怎麼辦得到呢？所以總只好支持下去，我想最多一月，工人方面也難支持了，他們先由別行的工人募款，現在罷工擴大，大家沒有錢，所以只好到別處募款，目前最有力量的是學生的援助；可是再一個月以後，學校也要放假了，他們就更沒有辦法，那時候他們就只好屈服的。所以現在如果不用第一個辦法，就只好這樣支持下去。

李 但是如果銀行一擠兌，我們無法應付，工廠沒有辦法，公債更沒有辦法，那我們不是整個兒破產了麼？

劉陳

……

李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雲峯，你先不說可以支持半年麼？

陳 我料不到公債會這樣……

李 那麼你呢（對劉）正榮，你不說工廠方面的工人都收買得很好麼？

劉 我實在想不到所有五金，麵粉，紗廠的工人都會罷工，聽說，公共汽車也要罷工了。

李 那麼叫我怎麼辦？

〔沈廣上，拿着一張片子。〕

沈廣 周老爺來拜訪。

陳 是周逢仙麼？

李 是他。請他進來吧。（沈下。）看他有什麼事。

〔周上。〕

同聲，老李，啊，陳先生，劉先生。

李 老陳同我說，你打電話找我，現在我正等着你呢。

周 我不然早來啦，在大馬路碰見維也納的玲玲，一定要我請吃點心，所以來晚啦，我也有點話要同你說。（看劉的意思是說這話有點秘密。）……

李 都是自己人，不要緊，說吧。

周 公債怎麼樣？

李 現在局勢還沒有怎麼樣？非常明顯，就是我們同他們在對賭。

周 你知道外面對於你銀行謠言很多？

李 我知道的。（他好像不願聽別人說起這可怕的謠言似的，所以把話支開了。）你的公債呢？

周 我早斬斷了，虧一點算啦。

李 那不是上星期一麼？

周 是啦，後來一直沒有做，不然還了得！外面對你銀行謠言很多，所以我特爲來告訴你，我想與你們工廠罷工有關係的，他們趁此就造謠啦。

李 他們造謠？……

周 我想這謠言於你利害很大。

李 他們用這卑鄙的手段，實際上是反映他們的實力有點吃不消了。

周 這很難說，這一次他們預先有一點佈置。

李 聽說有一個華僑，是不？

周 豈祇華僑，也豈祇一個，聽說有許多華僑同英國商人都夾在裏面。

李 嘎……嘎……嘎……

周 所以我看你最好把工廠復工啦，那末銀行的謠言也可以少了。

李 不過……

周 這一次的市面，你們的人沒有他們整齊。準備似乎也沒有他們充足，他們

也不見得多麼強，也不見得能支持多久，也不見得能這樣拋空下去，不過祇少領們還能繼續兩個星期，每天多少都可以拋出來，你們能繼續收進來麼？（周在試探李的力量，所以他用了一種尖銳的眼光看李。）

李（在計算中）兩星期？

周 假使銀行起風波？

陳 兩星期？

周 假使罷工繼續下去？

劉 兩星期？

周（他已經知道他們是支持的）所以你假如要什麼，你一定要趕快準備，現在還來得及。

李 準備。

周 這就是說要有後備軍。

李 但是我們的力量已經全集中了。

周 是呀，所以要找救兵才好。

李 那裏可以找這救兵呢？

周 因為是多年朋友關係，所以我來提醒你，現在有個機會，你要是錯過的話，以後就難補救了。

李 哪一方面，你說？

周 自然是外國的啦。

李 外國的。

周 自然啦，中國的力量已經不全在你們二方的手裏了麼？

李 那一國的？

周 (耳語) ……

李 你是說可以向他們借款麼？



周 你假如要的話，我自然可以幫你去說啦。

陳 是私人還是公司？

周 是一個洋行，就是那三洞洋行，你一定知道的。

劉 三洞洋行借款，難道拿工廠去抵押麼？

周 當然要有東西抵押啦。

李 他們是不是在這裏投資，所以找你來……

周 不瞞你說；他們最近在這裏投一筆很大的資本，許多人都替他們拉線，我想你近來的情形不大好，所以叫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現在就算押了一兩個廠，銀行可以穩定啦，公債可以勝利啦。至於廠，以後不可以贖回來麼？而且照這次罷工的情形，實在還是把廠押出去好。

李 （對陳劉）這是不是一個辦法？

陳 （看看劉）……

劉（看看陳）……

周 我們因爲是老朋友，所以才把這筆資本拉給你，你要是不快決定，我很怕被別人拉到對方去，假如他們再一成功，那麼他們就可以在一天，不，一點鐘之內，一刻鐘之內把你整個兒拖倒。

李 你是說這三洞洋行的款，有被他們用作拋空的可能吧。

周 不但可能，而且的確有人在拉攏。

李（看看陳劉）……

陳（看看劉）……

劉（看看陳）……

陳 我想讓我們從長計議一下吧。

李 那末老周，明天下午我來看你好啦。

周 我不瞞你說，我已經拉這條繩啦，總要把牠打一個結；我是很怕別人拉成

功的，所以事情是越快越好。

李 假如他立刻可以付我四十萬的話呢，我想把第一第二廠押給他們也好。

周 第一第二廠？實在同你說，他們頂想要的是第七第八廠。

劉 第七第八廠，那是最新的機器，最新的裝置。

李 啊，原來他們是看中了我的第七第八廠，叫你替他們……

周 就算他們看中你的新廠，但是押不押在你，是不是？至於我，我不過爲你們兩方的好處，跑跑腿就是啦。

李 不行，我不押，我不借他們款子，這是一種侵略。

周 不押自然隨你，至於不借他款，你的敵人要借他款，借了他款在幾分鐘工夫裏把你整個打敗……

陳 周先生，我想這樣一件大事不是一剎時談得好的，我們明天談吧。

李 好，明天午後，我來看你。

周 好好，明天，明天中午我請諸位到梅花樓吃飯好了。我也不備帖子啦。

李 何必客氣。

周 不是客氣，因為那面談話可以靜一點。現在，啊，時候不早啦，我先回去了。你們再談談，再見再見。

再見，再見。

李 陳 劉

〔周下。〕

李 原來他是來拉這份買賣的。

陳 我以為假使沒有辦法，只好走這條路。

劉 我想終不能把兩個新廠去押給他。

李 不過他是看定這份新廠的。

陳 假使押了廠，真的可以把銀行維持了，公債勝利啦，而且把罷工解決了。

那麼不是很快就可以贖回來麼？

李 你們覺得是不是有把握？

陳 假使押五十萬，那我想公債是終可以勝利了，銀行一時也不怕擠兌啦。

劉 那麼我對於處置罷工的計劃也可以實現啦，招一千個新工人，請軍警來保護着開工。只要能將貨色出來一點，定貨的錢也就可以到啦，我想。

李 那麼決定這樣辦。

陳 今天我們大家想一想，明天上午我們在行裏再商量一次，再看看交易所市面，看看外面對我們的信用看，也許可以有另外的辦法。

李 好，就這樣。

陳 那麼我去啦，我到公安局接令郎去。

劉 那麼我同你一同走，明天見。

陳，劉下。

李（送到門口）再見再見。

〔李勳位很疲乏的回到沙發上，慢慢的抽煙。接着站起來望望窗外，窗外  
月亮初升，有微風吹來。〕

李（忽然覺醒似的叫）月亮！月亮！

〔月亮上。〕

月 老爺，有什麼事？

李 啊，月亮。二少爺的朋友們都散了？

月 是的，早散了，他們說去看電影去。

李 二少爺沒有去麼？

月 沒有去。

李 他在那裏？

月 在樓上。老爺要叫他麼？

李 不，不用。你剛才也在樓上麼？

月 沒有，我在收拾小客廳。

李 你沒有把剛才的事，告訴二少爺麼？

月 什麼事？

李 盛藻母親來過的事情。

月 沒有，他對這種事也不會愛聽。

李 很好。你說盛藻的母親來得多麼古怪？

月 怎麼？

李 她好像有什麼事要說似的。

月 她說些什麼？

李 她只是說盛藻好久不回去，叫他回去一趟。我想爲這點事終不必來見我，

她心裏一定還有什麼別的事情。

月 她終於說了出來，她始終沒有說出？

李 她說了些不相干的話。啊，我叫你陪她出去，她同你說些什麼沒有？

月 沒有，老爺。

李 一直沒有？

月 沒有。

李 後來你就替她僱好黃包車走了。

月 黃包車還是門房去僱的。

李 你陪她等在門口？

月 是的。

李 那麼她沒有同你說什麼？

月 沒有。

李 她嘴裏噙些什麼沒有？



月 沒有。

李 真沒有？

月 沒有。

李 (歇一回) 月亮，我問你，我待你怎麼樣？

月 老爺待我再好沒有了。

李 那麼二少爺三少爺呢？

月 都好。

李 那麼你不要撒謊。告訴我！

月 我沒有撒謊。

李 這老太婆出去了，一句話也沒有說麼？

月 啊，她說過。

李 (興奮地) 說什麼？

月 她說花園裏花好看。後來我就折幾朵給她。

李 沒有別的？

月 沒有。(歇一回)她還說……

李 還說什麼？

月 她還說她有一個女兒，同我差不多大。

李 女兒？叫什麼名字？

月 叫元兒。

李 也是她告訴你麼？

月 是的，但是我可早已聽盛藻說起過。

李 她還說什麼？

月 沒有了。老爺，怎麼？

李 沒有什麼，以後叫外面不要讓這老太婆進來，有話可以告訴門房。

月 是的。

〔李沉默着，拿一紙烟要抽，月亮拿火爲他點烟。〕

李 倒一杯茶給我。

月 （倒茶給李）……

李 三少爺會被人抓到巡捕房去啦。

月 三少爺？

李 現在我叫陳老爺去接他去。

月 不知道是爲什麼？

李 誰知道他，這孩子。

〔沉默了許久。月亮要出。〕

李 月亮，晚報呢？

月 二少爺拿上去了。我去拿去好麼？

李 不用，沒有信麼？

月 沒有。我想太太昨天動身，今天到，明天下午才能有信呢？

「又沉默。月亮欲出。」

李 月亮！

月 老爺。

李 你在這裏覺得怎麼樣？

月 老爺太太都待我很好，自然……

李 就是二少爺同三少爺也待你不錯，很知道你的辛苦。

月 是啊，老爺，所以我可以在這裏耽了這許多年。

李 我上次同你母親講過啦。你太太身體不好，鄉下事情又多。不時要回去，以後恐怕多半時間要就在那面。我呢，終還要娶一個人。我想來想去你頂合式。你也懂得我脾氣，我也喜歡你；這個……而且，外面年青的，像你

這樣的年紀，有的不懂事；有的不容易使老二老三他們服氣。所以我想……我已經同你母親談過，她說要問你哥哥，……她說最好先同你講，你要  
是願意呢，你哥哥也就不會反對。

月 老爺……（從她的態度看來，從她這兩個字的音調以及接下去的語氣聽來；她也許會說出使李勳位下不了台的話，所以李就把話支開了。）

李 月亮，你有一個哥哥麼？怎麼好像以先不常聽你說起？

月 ……

李 他在哪裏做事？

月 他在罐頭廠裏。

李 有多少錢一月。

月 不過二十多元錢。

李 啊，那很辛苦，我倒可以替他弄一個好一點的位子。他在什麼罐頭廠？

月 在北華罐頭廠。

李 北華，啊，不是也在罷工麼？罷工，（自笑）罷工（若有所思）啊，月亮，等這次罷工的事情弄好了，我想替你哥哥弄一個好位子，你末就同你哥哥去說一說。一個家庭，像我們這樣一個家庭，事情多，對外對內，你太太一個人也忙不過來，她像一個太陽，實際上一個天地是還要一個月亮的。我把這次罷工的事情弄好了，就可以實現許多計劃，錢也有了，年歲也大了，我想把事情託開一點，帶着你到各處走走。

〔聞天上。〕

聞天 爺爺，爸爸。你一個人幹麼？不出去麼？

〔月亮下。〕

李 我等聞道，你知道聞道被捕了麼？

聞天 他被捕了？

李 是的，說是同盟工的工人一起被搆的。

聞天 現在呢？

李 陳雲峯替我去接去了；是老吳打電話來告訴我的，又要去二百元錢。

聞天 老三這孩子也有點可憐。

李 全不是成大器的人。

聞天 爸爸，剛才是不是有許多客人在這裏？

李 是的，商量許多事情，這叫做大事情的難，現在銀行有謠言，工廠末罷工

……你是被你母親愛慣啦，什麼也不懂，只懂做白話詩。

聞天 家裏這許多人，也只有母親懂得我的詩。

李 這有什麼用，詩又不能當飯吃？

聞天 人有的時候不只是爲吃飯，比方爸爸，還愁飯吃麼？何必辦工廠，做投

機，勞力又勞心，幹什麼呢？

李 這次事情弄好，我也是想隱居了。

聞天 我不是勸過爸爸許多次了麼？這一兩年來你老得很厲害。媽身體也不好，我又有過肺病。我們何必住在這裏。爸爸的意思是強，想在社會裏爭英雄。其實這又何必呢？幹實業，這是國家的事情，在這帝國主義經濟壓迫下，幹什麼事業？爸爸幹這許多年，也對得起社會啦，何必還要爭勝呢，比方這次罷工，爸爸早接受一點工人的條件不就完啦麼？……

李 這次事情解決了，我決定不幹啦。每天忙死，苦死，沒有一點收穫，我今天真是深深的感到老啦。

聞天 每個英雄都有這樣感慨，拿破崙也曾經有這種心情。爸爸既然有這個意思，不要因為事情解決了，有生了新的野心了。爸爸，你覺得太悶嗎？我開一點窗戶好不好？

李 你開一點吧。



聞天（開窗）啊，爸爸，有汽車來啦，我想是陳先生陪老三回來了吧？

李（站起來看，果然有汽車燈光從窗外射進來）……

聞 可不是嗎？陳先生車子的喇叭就有點怪。我出去接他們去。

（聞天下。但隨即上來。）

聞天 爸爸，不是，從我們門前開了過去了，爸爸，今天你氣色很不好。是不是爲公債什麼憂慮呢？何必糟塌你自己身體。大不了把工廠都賣了，把銀行倒閉了，把公債弄清了，我們到鄉下過清苦一點的生活，有什麼不好呢？爸爸，公事不必在家裏想。我講我今天事情給你聽吧：今天這裏吃飯，那幾個人你都見過，那位蘇小姐，張三慶，齊小姐，還有那位孟夫子，他們都向我同玉波尋開心；其實玉波這孩子倒是不笨，母親也那麼說她，但是虛榮心太大，她雖然也好像很懂一點我的詩似的，但是她同我好，完全不是爲愛我，她愛的倒是爸爸。

李 你又胡說。

聞天 不騙你，爸爸，她只是因爲你有錢，所以才同我好的。她不難看，但是太浮淺，太愛玩。

李 年青人哪一個不愛玩。

聞天 是的，但是玩也應當有趣味，會玩的人應該在工作裏尋玩，創造玩的花樣。比方在鄉下，種菜，養花，釣魚，都是玩，在家裏燒吃的，做手工，布置房間也是玩，但她只曉得看電影、跳舞、坐咖啡店、溜冰，而且每一個人總有正經的時候，但是她可以說是沒有，一點不能靜下來，現在的派頭尤其學得不好，以先倒是很天真，可是現在學會一點做作，別人把她同我尋開心，她好像很覺得光榮似的。剛才，因爲我不同他們去看電影，她大概很不高興。

李 她應當知道你身體不很好。

聞天 但是她以為，我其實犧牲一點自己價的，但是我真聽醫生的話，母親的話。爸爸，我多開點電燈好不好，天已經黑啦，房子不夠亮。光線於精神非常有關係，母親不在，屋子已經變得非常淒涼，燈一暗，更覺得難受了。（他開燈，看看窗外，窗外有汽車的燈光射進來）啊。這汽車，一定是陳先生他們來啦。陳先生汽車的喇叭我很熟，但是剛才會弄錯啦，這一定是了，爸爸，你看一定是啦，她停在我們門口啦。

〔聞天下。〕

聞天 （聲）啊，聞道，聞道，你看你的人……

〔李勳位也走出去看聞道。〕

## 第二幕

人 月亮，張盛藻，李聞天，李聞道。

時 比上幕晚二三個鐘頭。

景 同上。幕開時月亮在收拾地方，張盛藻上。

張 月亮，你知道我母親今天來過了麼？

月 這是怎麼回事？她這樣突然來見老爺。

張 她見老爺啦？

月 是的。

張 她同老爺說什麼？

月 我不知道，老爺叫我下來那時候，他們已經說完啦。老爺叫我把她陪出去，叫我僱一輛洋車給她。

張 那麼你也見她啦？

月 是的。

張 她同你說什麼？

月 她沒有說什麼，只說：「你就是月亮」？她說叫你明天晚上回去一趟。

張 老爺叫你僱車給她，那末老爺同她很客氣啦。

月 好像似的。

張 那麼她一定……

月 一定……

張 他一定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他啦。

月 怎麼啦？

張 我母親不要我實現我們計劃，所以來報告他。

月 啊，也許是的，後來老爺同我說了許多話。

張 說些什麼？

月 終是懷疑你母親的話，不過從這些話看來，她似乎沒有完全說出。而且你母親對我的態度很好，好像她並沒有同老爺說什麼。

張 我想也不至於。她本來就不喜歡我在公館裏做車夫，她要我離開這裏。寧使到內地去開長途汽車。不過不贊成我這樣走罷了。

月 你把計劃同她講的時候，她怎麼樣？

張 她自然不贊成，不過我是什麼都已經決定了。

月 那麼你難道不管你母親同你妹妹了麼？

張 我留給她們兩百塊錢。我想她們終可以過些日子，以後我自然可以寄錢來。而且沈廣在這裏，他也可以幫我忙。

月 那末她允許你了。

張 她沒有允許，但是我不能管她，我已經決定這樣做。月亮，這是……

月 那末今天你同你母親吵嘴了。

張 沒有，我不會同她吵嘴；我很知道她的心，不過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可以走……而且我想她日後一定會原諒我的……

月 你不預備再回去看她們麼？

張 母親既然同你說，叫我明兒晚上回去，我自然可以回去；不過我不想再同她們談起這一件事情，今天我交給母親兩百塊錢，她看我主意打定了，她不再說什麼，她哭了，我妹妹也哭了，我跪在她前面也哭了。這樣我就出來，我說也許就不再回去了。因為回去也只是多痛苦。月亮，現在我只等

你，你難道一定要同你哥哥說開麼？

月 自然囉，正如我要你同你母親說明一樣。我哥哥非常愛我，從小就教導我，保護我；我愛他，我相信他，我怎麼可以不同他說呢？

張 那末，他不曾反對我們的計劃麼？

月 他自然不會，他怎麼會呢？他愛我，他要我幸福，他自然不會！（愉快而自信的說，忽然轉了口氣）不過……

張 不過怎麼樣呢？

月 不過他也許要見見你，同你談談……

張 這自然，我也願意見見他，不過……

月 不過怎麼樣呢？

張 不過，他假使不贊成，甚至反對我們的計劃……

月 不會的，這怎麼會呢？（想想，又自信的說）不會的，一定不會的，他終



要我幸福、

張 假如他不喜歡我這樣一個人，或者他不喜歡我們這樣匆忙。

月 ……

張 你說會不會？

月 啊，這也許……（沉思地）

張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月 那麼我想他一定會替我，不，或者說替我們想一個正當的辦法的。

張 你以為我現定的計劃不正當麼？

月 不是這樣說，假如他有比我們計劃更正當，那自然我們的計劃比較不正當了。

張 那換句話說，你要聽你哥哥的話。

月 那自然，不但是我，而且是你；他向來都犧牲自己為別人為朋友打算，許

多人都在聽他話，你認識他也會聽他話的。

張 我終相信你，我現在是一個迷途的人，我只依靠你，依靠月亮來照我。但是他爲什麼還不回你信？啊，我想，我們現在去看他一趟，明天一早趁老爺沒有起來，我們一同去看他一趟。

月 這麼可能，廠是罷工了，我又不曉得他住的地方。

張 那末你信寄到哪裏呢？

月 這是一個轉交的地址……

張 那麼我個先到那裏去問去。

月 那面自然問不到，問得到他何必要這樣轉交。

張 那麼一定要等他的回信了。

月 那自然，不過他不久就會回我信的；我想信寄到了，存在那面，他這幾天沒有去，所以沒有收到。

張 那麼我還要等許多日子。

月 也許要等幾天，難道這幾天你都不能忍耐麼？

張 不是這樣，我只是心裏害怕，我覺得你隨時都會變更你的主意的。你可以隨時都不愛我，你可以隨時都可給別人搶去。

月 你又是說二少爺。

張 是的。他不是什麼都比我強？他有錢，有勢，有學問。

月 你以為我是貪錢貪勢吧？

張 不是的，不是這樣講，但是我怕他要利用他的優越的地位來把你搶去。

月 你不要這樣說他，他對你也不錯。

張 不錯，不錯是的。但是，自從我發現他在愛你以後，我一直這樣怕；他終是我頭上的一朵烏雲，隨時會把我所愛的月亮遮去。我挽沈廣去同你母親替我們說親，爲什麼你母親拒絕了，一定因爲你母親知道少爺在喜歡你，

要把你嫁給少爺。

月 你爲什麼這樣講，現在我不是說我已經決定了麼？那麼你還不满意？

聞天 （聲）聞道，你看你瘦了不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聽說你已經關了三天。

月亮 他們來了，你快出去吧。

〔張盛藻從外門下。月亮從通樓梯的門下。〕

聞道 （上）這三天生活好像過了一生一樣，其實爸爸何必把我保出來呢？

聞天 （上）你打算怎麼樣呢？

聞道 我想我還是一個人脫離了家庭好。

聞天 你是不是還要去做工人運動。可是你被捕了，爸爸又保你出來，於是再

被捕，再保出來；於是……

聞道 哥哥，你爲什麼終是把事看得這樣渺茫。

聞天 事實上一定是這樣的。

聞道 我們倆感情雖然好，但是這一點終是兩樣；你看一切東西都是抬頭看的，你沒有看見人，看見樹，看見工廠，看見摩天大樓，烟肉，房子，汽車，火車，你只看見遙遠遙遠的天，那空虛的天。

聞天 也許是的，但是你呢，你終是直線的看一切，躡到什麼，就想穿過什麼。實際上你的環境把你限在一個狹極的洞裏。你自己不曉得。

聞道 事實上我並不是這樣，我要脫離這環境。我脫離了家，當然要做工作，但怎麼見得一定被捕；就算被捕，我也多少做了一點工作啦。被捕也不見再被保出來，是不是？事情都沒有像你所看的機械，或者說沒有你所看的空虛。

聞天 你是廠長行長的兒子，你現成做大學生；又要做革命工作，援助罷工。這根本是矛盾，你的家庭建築在一個父親所說的實業上，就是你所說的剝

削工人的工廠上，你呢，寄生在這家庭上，而一方面要反對廠主，自然也就是反對家庭啦，這是不是有點不徹底？

聞道 我想到的。所以我要走，我總有一天要走。

聞天 我不反對你走，但是你要走就走遠。我想你或者還是到鄉下去住些時候，你知道母親昨天已經回鄉下麼？你到那裏去住些時候，想一想，把自己的人生肯定一下，澈底的認清一條路，或者你就住這裏，我們可以常常談談。

聞道 你說的只是聰敏話，但是你……

聞天 我自己，我愛一切，但是我也可憐一切，我愛父親、母親也愛你，也愛你所愛的那些工人學生，我愛世間上的一切，我同情世間上的一切，但是世界上一切又都是這樣矛盾，所以我也就可憐世界上的一切；我要這個家，我願意犧牲自己讓世上少一點矛盾，我愛父親這種意志，這種雄心；

但是這種意志雄心，實際是一種愚笨，他剝削了工人，壓迫工人，但是他相信是爲社會謀幸福；他受到刺激受到苦，但是他不知道刺激與苦的來源，他以爲苦的來源是外界，或者是敵人，或者有時候說是外國的資本，但是他不知道實在只是他自己的雄心與意志。他本身是矛盾，你本身也是一個矛盾。他同你也是一個矛盾，母親與他也是一個矛盾，母親自身也是一個矛盾，她同你也是一個矛盾；所以大家不快樂，大家都同床異夢。別人說我們有錢，一定快樂。實際上假使父親沒有錢，他自身就不會有矛盾，你們中間也不會有矛盾，比方說他不辦廠，你就不會在政治思想上與他對敵的，是不是？所以我要勸他放棄這些，安安靜靜，在生活上求一個和諧，無論個人家庭，我們能力所及的小社會中……

問道 那麼你對我有什麼意見呢？

聞天 我對你沒有意見，我很尊敬你的精神與信仰，你可以走你的路，但是在

你沒有澈底或者不能澈底走你的路以前，你沒有完全脫離你現在這種生活方式以前，只好多聽一點父親的話。

聞道 那末父親要我怎麼樣呢？

聞天 把你保出來，自然不要你再去鬧去，他要你安安靜靜在家裏住一些時，或者回到鄉下去，這個，我知道你也許辦不到，但是我想只有一個法子……

……（笑）

聞道 什麼法子？

聞天 就是說假使你有一個愛人陪着你。

聞道 啊，哥哥，這是你自己的想法。

聞天 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誰都要有一個合式的女子。

聞道 但是我早過去啦！我不是常常同你說那個……

聞天 又是那小學的同學，那時候你才十四五歲，懂得什麼？



聞道 是不懂得什麼，因此也更純潔，更美，總而言之，我進了中學以後，到了大學，我從來沒有碰見一個這樣溫柔活潑的孩子；想那時候，我們一同預備功課，一同玩，真是天真瀟灑，這個時光是怎麼過的？

聞天 假如她現在伴着你，你可以聽父親話耽在家裏麼？

聞道 你怎麼不問她會不會伴我一同出去幹這些政治工作呢？

聞天 現在也沒有這樣一個女子，所以更不能耽在家裏！

聞道 這個……啊，哥哥，你知道月亮的哥哥也被捕麼？

聞天 月亮的哥哥？

聞道 是的，他是一個能幹的工人領袖，他被捕以後，總工會方面，許多事情都散漫了。所以假使父親要我聽他的話，我想只要他肯把他保出來。

聞天 這不難辦到，不過當然不要告訴他是什麼領袖啦。

聞道 要是他出來了，我終算也做了一點事情；而且他出來自然比我出去還有

居。(忽然想起來叫) 月亮！月亮！

〔月亮上。〕

月 啊！三少爺，你出來啦。

問道 啊！月亮，你好？我正要找你說話。

月 找我說話？

問道 你知道我碰見了你的哥哥。

月 我哥哥，別開玩笑啦。

問道 不但會見，而且我同他同住三天。

月 那更是同我玩笑了，你怎麼會同他同住？

問道 你難道不知道他往什麼地方出來嗎？

月 那麼，難道我哥哥也被捕了？

問道 你們是不是同時被捕的？

問道 不，他先在，我進去啦，被他們關在一起。

月（很焦急地）他現在怎麼樣？

問道 不要緊，你放心好啦，他身體比我壯，我都沒有少一個角，他自然不要緊，剛才我正在同哥哥商量明天求父親把他保出來。

月 你說老爺肯答應麼？

聞天 我先同他說，說你聽了問道說了以後，怎樣着急法，以後你自己再去求他，並且我告訴他問道也可以因此不再進去關了。

月 那好極了。

聞天 月亮，你哥哥不就是你說過的叫大亮麼？

月 我就只有一個哥哥，他生在天亮時候，所以叫大亮，我生在月兒亮的時候，所以叫月亮。

聞道（對月亮）你哥哥真是一個……（對聞天）啊，哥哥，我想起來了，你

身邊有錢麼？

聞天 要多少？（拿出皮夾）我這裏只有六十幾塊。

聞道 就六十塊吧。（將錢給月亮）聞天你叫盛藻送送給你哥哥。

月亮 那麼錢應當我拿出。

聞道 你留着自己用吧。（對聞天）你現在還教她書麼？

聞天 有空就教她一點。

聞道 我現在要去洗澡，你看我髒得什麼樣？洗完澡就睡覺去。三天沒有好好

兒睡啦。

聞天 你的臉色是很不好。

（聞道上樓去。）

聞天 （追到門口）聞道！我衣服什麼都在櫃子裏，你自己拿好啦。喂，早一點睡吧。不要再在床上看書啦。

聞天（對月亮）他的衣服不全在學校裏麼？你看他，我越覺得他可愛，也越覺得他有點可憐。

月亮 可憐？

聞天 可憐，可不是麼？我愛這世界，無論一朵花，一條蟲。他其實也愛這世界，但是因為他愛世界是整個的，而整個的世界是矛盾的，所以他在矛盾之中愛了一個多數。他是馬克斯的信徒，他覺得少數人是妨害歷史的發展的，所以他恨這一小半的世界。偏偏他自己又在他所恨的世界裏生存，所以他覺得世界有點不愛他啦；我愛這世界是各別的，是有點宗教的情感，所以我覺得我愛世界，世界也在愛我。月亮，你把窗戶打開了好不好？

〔月亮開窗。〕

聞天 你看，月亮出來了，這樣圓，我喜歡月亮，因為我喜歡夜。月亮，你不是喜歡我同你談談。

月 我很喜歡你常常肯同我談，但是我不喜歡你說你愛月亮。

聞天 愛月亮是一種天性，也許與性情、年齡、修養什麼都有關係的。對於月亮，我有許多想像，我覺得太陽是鹹的，月亮是甜的；太陽是紅的，月亮是藍的；太陽是動的，月亮是靜的；太陽是軍樂，月亮是一曲詩意的短曲；太陽是壓在我們頭上，月亮是浮在我們上頭。你看這月亮，你凝神看五分鐘，你可以感到一切我所說的啦。（月亮在看月亮）在味覺上是不是甜的？在色覺上是不是藍的？在聽覺上是不是一曲詩曲？在你的神經上是不是感到他是靜的輕的，浮在我們的頭上。

月 二少爺，你現在爲什麼終是同我說這些詩裏頭的話。

聞天 你不說愛我的詩嗎？

月 是的，我愛你詩，但是生活不純是詩做成的。

聞天 在晚上，一天工作完啦；月亮出來啦；你還喜歡大家談些油鹽醬醋嗎？

月 我們講笑話好不好。

聞天 那麼你講，我沒有笑話。

月 我講，好，不過你不要生氣，我要講的是一個詩人的笑話。

聞天 你講你講。

月 從前有一個詩人，叫做李白，他做詩做瘋了。

聞天 李白的故事？你是從我那裏聽去的。

月 不，不，也許是另外一個李白呢，你聽我講，「他後來因為丟了一本詩稿的緣故，所以瘋啦。大家都替他找，終是找不到；他家裏就急啦，算命卜卦，但是他們都說，詩稿要是找不着的話，他瘋病不會好的，果然沒有好；他於是逢人便說，說人家偷他詩稿，見什麼說什麼就是他詩，就不許別人動。比方說見桌子，他就說桌子是他的詩；見烟捲，就說烟捲是他的詩，不許人家碰，給丟得家裏飯鍋、菜月大家都不能動啦，這怎麼辦

呢？後來他叔叔想了一個辦法，她拿了一堆狗屎給他。問他是不是他的詩，他也就捧過去說是的，但是狗屎自然很臭啦。他就問，這詩這麼會臭的呢？他妹妹說，你的詩本來是臭的，所以誰也不能偷你的。這樣他大哭啦，他一定要大家說這不是他詩。於是做妹妹的又安慰他，說這本來不是他的詩，所有摸得到的東西都不是你詩，這是桌子，怎麼是你詩；那是椅子，怎麼是你詩；……摸不到的東西才是你的詩。以後他就好了，可是後來他又追求那些摸不到的東西啦，他追求了那天上的月亮，老說那月亮是他的詩，結果到河裏去撈撈月亮就撈死啦。」

聞天 編得很好，編得很好；不過你侮辱了兩個詩人。

月 二個詩人？

聞天 一個是李白，一個是我。可是我偏要你聽我的詩，我昨天寫了幾句詩唸給你聽好不好？



月 我不是說過我喜歡你的詩麼？

聞天 那麼我唸，「我要睡，我要睡。我不讓一絲光線進來擾我，不讓一點聲音進來擾我，我要沉沉的睡。因為，你知道，在柳梢頭的河邊，三更的深夜。我有一個約會。你猜這是同誰？同誰？這不是今天的人，也不是昨日的鬼，那是永生的美，在天邊，那月亮發出來的光輝。」

月 爲什麼又是月亮呢？

聞天 你不叫月亮嗎？

月 同我有什麼關係。

聞天 你到底是真不曉得，假不曉得，月亮，你告訴我。你知道不知道我在愛你？

月 你在愛我？（她也許是有點相信，但是她有點不願意相信，或者是怕有這麼回事。）這是你開玩笑啦，天下哪有這樣的事。

聞天 爲什麼我不能愛你？

月 秦玉波小姐，蘇小姐，張小姐……這些小姐們才是少爺愛的對象呢。

聞天 這一切一切只有母親了解我。月亮，我告訴你。我對於這世界實在感到空虛，大家幹什麼？我父親，我弟弟，他們要用自己力量在世界裏起作用，他們要改造世界，要操縱世界，這算幹什麼？一個人在世界上沒有一百年，今天明天都有病的可能，有死的可能，你想，月亮，我們忙忙碌碌幹什麼？天空中有雲有虹，有美麗的樹木，他們不欣賞，他們只是計算電線桿的高矮。你說這是不是傻？父親不會享受家庭裏愛的、諧和的空氣。只是憑他的野心、意志，沒有意義的想發展事業，於是家庭也不和諧啦，亂啦。這是幸福麼？你說那些小姐，她們爲什麼同我好，因爲我家裏有錢，自然她們不是爲錢，但爲她們要的是有錢的生活，每天最好看戲跳舞、宴會，這些是享受；但是不是欣賞，這些享受是假的，是靠錢的，是

年青力壯，身體好，腦筋幼稚的人的玩意兒，我是早就厭倦啦。她們也許都是太陽的人生觀，趁年青緊緊張張的享受；但是我，我的腦筋，我的身體已經不允許我對於這些事情有興趣。月亮，我愛你，因為你懂得美，懂得真正生活的美，純樸而整潔，這些心靈上的事情，也反映在外表上，他們這些小姐們，生活凌亂，沒有秩序，所以穿着華麗的衣服，並不覺得清楚，這些都不能同你比。母親希望我早點結婚，我想只有你肯做我太太，才是我的幸福。月亮，你覺得怎麼樣？我們結婚以後，離開這都市，離開這忙忙碌碌沒有意義的人羣，我們到鄉下去，過一種恬靜的生活，今天我勸過爸爸；他一時自然不會對於事業死心，不過我們可以先去。月亮，你告訴我，到底你是不是也愛我？

月 二少爺，你講的都是詩，我過的是實際生活，你是少爺，我是窮孩子，你念了許多書，我知識很差，你……

聞天 我只問你愛我不愛我？

月 愛不愛是詩人的話，是少爺們小姐們的話。我們這種人，談不到這些，只是感到脾氣性情各方面合不合得來就是啦。

聞天 所謂愛也就是性情各方面自己感到合得來合不來就是啦，難道我同你什麼合不來麼？

月 我不是說你的地位、錢、知識都不能同我相合麼？

聞天 那麼性情呢，最主要不是性情麼？

月 自然我很喜歡你的性情，不過這只是一個做朋友的条件，要是說……

聞天 你是不是相信我可以有這能力把我們生活弄得很好。

月 自然啦，你有錢。

聞天 假使沒有錢呢？

月 沒有錢，你的性情就變啦。

聞天 這話怎麼講？

月 沒有錢的話，你不是變成老爺似的意志，就是變成三少爺似的人生。

聞天 我們何必管這些。我們現在是過我們自己的人生。

月 我們不談這些好不好。你請我懂得許多東西，我很感謝你的。我一生到現在為止，教導我的一個是我哥哥，一個是你。可是我的所有見解，完全是我哥哥的。哥哥，他固然是這樣的不相稱，因此你給我的趣味、光明，我不能完全的吸收。

聞天 那麼你難道不嫁人麼？

月 爲什麼不呢？

聞天 或者還早。

月 也許就嫁。

聞天 那麼嫁給什麼樣的人呢？

月 嫁一個愛我的人？

聞天 那麼我不是愛你麼？

月 你的愛等於你愛月亮，你愛詩，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逃避，自然也是一種愛了。但是我要的愛是愛自身一樣的愛，就是我變成他的一部分，他變成我的一部分，大家在生活上互相需要，互相幫助，大家不能夠分的一種愛。

聞天 那麼我們難道不能這樣麼？

月 你以為你養我，我侍候你是互助麼？有錢的人該人侍候。

聞天 你爲什麼這樣講？

月 這是事實。

聞天 我愛你，自然我也可以侍候你。

月 你要可以侍候人，你就去侍候秦小姐，張小姐，蘇小姐去啦！因爲你厭倦

這種無聊的追逐，你的身體心境不想侍候人，要別人來侍候你，所以你想到我啦。你怎麼沒有想到，我侍候人不過是因爲我窮，因爲我是你家的僕人？你怎麼沒有想到，也許我變成你家的少奶奶的時候，我也會變成秦小姐蘇小姐他們一樣好動，好時髦，好熱鬧而並且要你來侍候我呢？

## 聞天

月 現在不要講這些，你說愛我，我是感謝你的，我也喜歡你，實在說，世界上不會有人不喜歡你，你是闊公子，但是沒有一點架子，知道任何人的苦處，上至你父親，下至洋車夫，你隨時都關心人，什麼大錯都肯原諒，你體貼任何人的生活心境，這一點是我感到你偉大的地方。將來你假使還當我一個人看待，一個朋友，一個好僕人看待，你可以常來看我。這是說我結婚以後啦，我也許就結婚。也許就在鄉下耕地，你可以來玩，你可以來住，還是同現在在你家一樣，晚上我們可以談得很晚，我可以替你燒茶，

真點心。

聞天 爲什麼又說到侍候我上面去呢？

月 我自然可以侍候你，也很願意侍候你，正如你願意唸詩給我聽一樣；但是我不願意把他當職業，不願意因爲你養我，我來侍候你，正如你不願意我給你一毛錢叫你唸一首詩給我聽一樣。

聞天 你說你也許就結婚，那麼你已經有對象啦。

月 也許吧。

聞天 謹呀！……是不是騙道？

月 三少爺，你想他想結婚麼？

聞天 當然還不想結婚，但是他，他也許愛你。

月 不會的，他要革命，要離開家庭，你怎麼會想到他？

聞天 不是我疑心，我想假如聞道愛你，你愛聞道，那是我很高興的事情。



月 那麼我同別人……你就不高興了麼？

聞天 也許。但是我一定尊敬你們，祝福你們，不會妨害你們的。不過我常常想，你是愛着我的。今天你既然說你……那麼你告訴那個人是誰？

月 也許最近你就會曉得。

聞天 你難道不相信我是尊敬你們的事情麼？

月 我自然相信。

聞天 那麼你可以講給我聽。

〔窗外汽車叫聲，接着就是汽車的燈光從窗外直射到廳內。〕

月 二少爺，你看（她望窗外）這一定是盛藻把車子開回來啦。也許老爺回來啦。

〔月亮忽忽下。〕

——幕下。

### 第三幕

人 張母，張盛藻，陶三雷，張元兒，沈 廣，李問道。

時 比第一幕晚一天，夜七八點鐘時候。

景 這是張盛藻的家裏，佈置簡單，但尙整潔，舞台有二個門，在左台後的通內，在台右的通外，有一個窗戶，是在台左，窗外有月光進來，元兒就坐在窗下桌邊做活。張母自內上。

張母 元兒，你哥哥還沒有來？

元兒 沒有，月亮很亮，我守在窗戶上，他來我還不立刻就看見了麼？

張母 你猜他會不會來？

元兒 我想不會，他……

張母 可是他上次說也許不來。

元兒 但是媽媽昨天到他們那裏去過。

張母 我就是這樣想，因為我這樣一去，他害怕我同他東家說，就更要想法子早點跑了。

元兒 你不是說月亮是一個好孩子麼？那麼她一定會同他說的。

母親 可是昨天月亮也是非常驚慌，自然也是怕我同她老爺說什麼了。唉！我想他一定是不來啦，也許一害怕，今天早晨，也許昨天晚上，就跑掉啦。

元兒 媽，不會的，不會的，他一定會來，祇少也要來一躺。

母親 (憂慮焦急) ……………

元兒 媽，你安安靜靜等一會，他就來了。

母親

元兒 媽，月亮是不是很好看？

母親 這孩子倒是不錯。

元兒 像不像我？

張母 不像你，不像你，你是一個溫柔活潑的孩子，她，她好像很堅強能幹似的。要是她一直不到這種公館去做事，她一定是一個很好的孩子。現在他倆少爺們在捧她，在喜歡她，這還會好麼？上次我們叫沈廣同她母親去說親，她母親拒絕我們的緣故，也就是想嫁給少爺就是了。元兒，你以先說你也可以找一點事情做，但是我不願意你到公館裏去做傭人，就是這個道理。我不願意你嫁給少爺。我願意你嫁一個健康的誠實的男人。

元兒 媽，你怎麼又提起我的事情來啦？我不嫁人，我跟你一輩子。

張母 你嫁了人不可以跟我麼？

元兒 我還沒有看見一個男孩子……只有一個。

張母 你又是說那小學的同學，小學時候大家是小孩，隨便玩玩，懂得什麼？

元兒 因爲是不懂什麼，所以更……。

張母 你又不知道他在哪裏，又不知道他家是怎麼樣，隔了七八年，男孩子，你不說他比你大幾歲麼？那還不結婚。

元兒 爲什麼講結婚呢？媽，我只說到現在爲止，我覺得只有他同我在一起，才可以使我快樂。我想，他也許同別人結婚啦。但是他一定常常想起我的，我們那時候，一塊兒預備功課，啊，可惜母親沒有看見他過，他那時候比我高半個藤袋，我們倆功課最好，先生老是同我們開玩笑。……啊！媽，我們不講這些，我問你：哦，月亮有同你說什麼嗎？還有你同她說什

張母 我那時候心裏正想別的，想一件很奇怪的事，（聲音忽然低下來）沒有同她說什麼；可是她大概看我神情不定，同我說了些話。

元兒 她同你說些什麼？

張母 她，當她陪我出來時候，穿過那個小花園，花園裏薔薇開得很多，我說花開得真好，她就說那是盛藻種的，天天是她在澆水，她過去折了幾朵給我。

元兒 那些花是她給你的？我以為是沈廣給你的啦。

母親 怎麼，現在幾點鐘啦？怎麼你哥哥還不來？

元兒 媽，現在還早，媽，你剛才說的奇怪事，什麼奇怪事？你昨天也老是那麼說，你不說今天講給我聽麼？

母親 （遲緩地）是的，那真是奇怪！

元兒 媽，那麼你現在講給我聽吧。

母親 等一回，等你哥哥來啦，我講給你們聽。

元兒 你現在講給我聽，哥哥來啦，我再講給哥哥聽。……啊！媽，（指窗外）那面來的不是哥哥嗎？我說他一定會來的是不是？

張母 哪裏？哪裏？

元兒 那面，那面，啊，你看快穿到那面路燈旁邊，你看見沒有？媽，他穿的  
是那件我做的灰布大褂。

張母 哪裏？

元兒 啊，他已經穿進屋後啦。

張母 真的是他嗎？

元兒 自然啦！手裏好像還拿着許多東西。走得很快。

張母 他還沒有穿出來？

元兒 你閉上眼睛，我數十，等你張開眼睛，他就從那屋後出來啦。（她拉她

一面數得很慢，一面望望窗外。）啊，你看那面不是他嗎？

張母  
啊……

元兒 你看他走得很慢，啊，他手裏拿的是花，媽，你快躲起來，他來啦。我騙他，說你等他不來，去找他去啦，看他怎麼樣？

〔元兒推她母親到內屋去，舞台暫空。但元兒隨即出來；她關向外去的門去等他哥哥。可是沈廣在台左窗戶口出現，他捧了一束花，挾了一包東西，見元兒在門口等他，他偷偷拿朵花投過去；元兒駭了一跳。〕

元兒 啊！沈廣，怎麼是你啊？啊，我們望了半天以爲是我哥哥啦，你怎麼今天會來？我哥哥呢，他來不來？他難道……？（問得很快）

沈 你這樣快，叫我回答什麼好？我進來再同你說。

〔沈廣從外面繞進來。〕



張母（進來）啊！沈廣，是你。

沈廣 伯母，我特爲找你有點事。

張母 盛藻呢？他不能來嗎？

沈廣 他本來早晨來的，但是三少爺叫他到牢監裏去一趟。

張母 三少爺叫他到牢監裏去一趟？

沈 是的，呀他送給三少爺的。

張母 這怎麼回事？

〔元兒這時候忙於拿花瓶裝水插沈廣帶來的花。〕

沈 三少爺爲做罷工運動被捕啦，關了三天，他在牢監裏認識了月亮的哥哥，

他就是爲罷工被捕的，昨天老爺把三少爺保出來，所以三少爺叫盛藻送一

點錢去給他。

張母 我知道他們少爺都很好，那麼盛藻什麼時候來？

沈 我想不多一回就會來的。

張母 那麼你怎麼會來？

沈 老爺出去啦。二少爺叫我拿無線電，我同他說，我有點事，別處拐一個灣，二少爺待人總是真的，自然沒有不答應。我來特地有點事同伯母說，因為不能讓盛藻聽見，所以趁他不和我先來了。

張母 什麼事？

沈 你昨天到底是爲什麼，要瞞了盛藻去見老爺？

張母 怎麼樣？

沈 老爺後來問我許多話。

張母 什麼話？

沈 打聽你，打聽盛藻的細底。

張母 你怎麼說？

沈 我想他不當面問盛藻，來問我，恐怕一定有什麼蹊蹺，所以我說，我不很詳細，伯母，到底是怎麼回事，昨天你會特然去看他去？

張母 我本來不想自己去的，想叫你去告訴李家，說盛藻同月亮要跑的事情，後來我想你們這樣好朋友，一定不願意，不忍心做，所以我自己去啦。

沈 那麼你報告老爺啦？

張母 我想報告的，……

沈 那麼老爺不要歇退盛藻了嗎？

張母 我很早就不願意他在公館做事，我們寧使窮一世，開長途汽車也好，開公共汽車也好，這終算是一個正當的社會上的職業，現在好像是人家的奴隸。

沈 伯母，是的，我早這樣想，很想別處弄一個小事，後來因為李家太太少爺待我們很好，所以就耽了這麼些年。

元兒（忽忽出外，但隨即進來關門。）哥哥來啦，哥哥來啦。

張母 你不要開玩笑啦。

元兒 沈廣，你信不信？

沈廣 我不信。

元兒 媽也不信？

母親 你這孩子，老是鬧不完。

元兒 那麼我同你們打賭。假使他來啦。沈廣回頭替我們提五桶水。

沈廣 好好，假使你騙我們，你替我去買酒去。

元兒 好好，看着，看着。

〔她像玩魔術似的，慢把門開開了，盛藻已經站在門口了。〕

張盛藻 媽！（對沈）怎麼，你也來啦。

沈廣 我也來，自然啦，你不要走嗎？我今天買了一些菜。我們大家敘一敘，

也原是你這行。

張媽，你昨天爲什麼去

張母 我是想把你的計劃告訴李家的。

張媽，你這是什麼意思？

張母 我心裏怕。我不祇怕你走，我還怕月亮或者會拿他家一點東西；或者沒有拿，但是你們這樣定了他們說你們偷去許多東西，你們有什麼法子洗清？所以我想索興讓他們辭退了你們，我們過我們乾淨的生活好。

〔沈這時把他所拿來的一包菜給元兒，同元兒二人在談話。後來元兒拿出去，但遂歸回來。〕

張 那麼月亮呢？

張母 月亮，你們不是說他們二少爺在喜歡他嗎？我想你實在不必多用這份心。她喜歡你，但是如果他們二少爺對她什麼一點，她自然不喜歡你了。

沈 我想月亮這倒不至於。

張母 就算不至於，但是你們現在是一種年青人的熱情，你們大家年青在一起做事，東家很和氣，大家很好；可是你們走啦，在小地方，住的是髒地方，一間小屋子，自己煮飯，自己洗衣，睡在那間屋子，廚房也是那間屋子；月亮沒有進李家前，也許也是這樣過，但是在李家住了五六年，見慣了好的，吃慣了好的，老爺少爺又待她好，照我昨天看見她來說，她同小姐又有什麼分別？她一時高興，同你去啦；可是到遠處，你窮了，或者你一時沒有職業，她怎麼會不想起在李家時候的快樂；像你們所說的，二少爺教她念書，贊美她，老爺有時買衣料給她，同太太一同在電燈下聽無線電，這些，在享受時候不覺得幸福。可是沒有了就會覺得痛苦的。

張 但是她並不愛二少爺。

張母 你進李家以後，腦筋越來越貴族化了。什麼愛不愛，那是公子小姐，大

學生的玩意，我們窮人談得到這些？

沈 伯母，那麼月亮要是不愛盛藻，爲什麼她要回盛藻好？不同少爺們好呢？

張母 你們都在李家耽壞了，我想要是你們一直在鄉下耕地，在廠裏作工，那就一定不會有這種想法。月亮回盛藻好，因爲盛藻在侍候她，對二少爺，她是在侍候二少爺的，一個女人自然喜歡侍候她的人啦。但是她沒有弄清楚，侍候他的人與供給她物質生活是二個人；她以爲跟你走了同時也可以帶走了這些物質上的享受；也許她沒有想到這些，但是至少她意識中是沒有估計到現實生活的苦處，等到跟你一走，她會知道你給她的殷勤都是空的，不能幫她什麼，所有供給她物質上的享受才是真正的殷勤。

張 媽！但是我愛她，我沒有辦法。

沈 伯母，他們的愛情倒是實在……

張母 什麼愛情，愛情，我想也許你們是受了你們二少爺的影響吧，照你們說

他常愛做詩。他是少爺，有錢，沒有事，做詩，談愛情。你們什麼？愛情愛情的，多難聽呢！

張 但是，媽，我……

張母 當初，沈廣替你向月亮的母親去提親的時候，她母親不答應，我當時很高興，現在想想我覺得這也是很對，因為實際上說，她嫁給你於你都是不幸福的。（忽然興奮起來，因為她內心還是在對月亮的母親有點氣憤。）你是一個窮孩子，你知道你是在什麼樣環境裏長大的？現在在公館裏做了幾年汽車夫，也學會了這些自以為上流的派頭，你的朋友，你的同伴，現在都在那裏，都在罷工，罷工，在飢餓中掙扎，而你，而你……

元兒 媽媽，何必又生氣呢！

張母 你妹妹沒有變，沒有變是不？（元兒走近來）她是你的鏡子，她知道我對自己的面目，但是你忘了！（憤激地）元兒，你講，你講，你講，你講……



給你哥哥聽，你們是怎麼樣長大的？

張媽！我都曉得。

張母 你早就忘啦！（大聲地）元兒，你講，你講。

元兒 我們父親死了以後，我們家就破產啦。

張媽，我全知道。

張母 元兒，你說，以後呢？

元兒 以後，是媽媽一個人。講隻手，在紗廠裏做工，在洗衣房洗衣服，才把我們養大的；是媽媽一個人，她做工回來，夜裏還要教我們念書，這樣才把我們培養成現在的樣子。

張母 我那個時候年青，在廠裏做工，因為長得好看，也有幾個少爺公子來看相我，我當時爲什麼不跟他們去，因為我進了廠裏以後，知道了我們窮人的地位，知道了那些闊人們所謂愛情，其次還因為我愛你們，現在你，盛

漢，還沒有做閩人，就做起了閩人的夢，忘了你過去的人生，要隨隨便便離開你母親與妹妹。所以，我想還是告訴了你東家，把你歇退了好；你雖然一時痛苦，將來終可以……

張 但是你沒有告訴。

沈 這因為伯母心軟，到那時候就不忍心說啦。

元兒 還是因為愛你的緣故……

張母 我，不，不，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元兒 媽，你這句話說了多少次啦，到底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張 奇怪的事情，是不是月亮……

張母 你知道你父親死了以後，家裏是怎麼破產的？

張 我知道，那是我們福建的花莊被那掌櫃的捲逃啦。

元兒 捲逃了二十萬現款。

張 於是我們舖子就倒了。

元兒 有許許多多的債務。

張 因為父親死了，他們也就不講交情。

元兒 天天來逼我們。

張 於是就被他們控告了。

元兒 於是我們就破產了。

張 房子也被封了。

元兒 東西都被拍賣啦。

張母 那福建的花莊，你們知道嗎？

張 媽不是給我們看過照相嗎？

張母 那照相裏不還有幾個人嗎？

元兒 那位捲逃的經理就在裏頭。

張母 是的，你記得你父親在福建不也照個一張八寸的照片嗎？

元兒 我記得，旁邊還有一個人站着。

張母 那是誰？

元兒 那就是那個掩逃的經理。

張母 這些照相全在箱子底裏，好些年沒有拿出來啦。

元兒 你不是說因為怕想起過去的事情麼？

張母 因為要不是那位逃跑的經理，我們不會這樣苦。我不用這樣過二十多年最低賤勞苦的生活，你們不會受不到好的教育，我們也不至於隨時隨地被人家輕視、侮辱，我也不至於老了這樣快，也不至於現在就腰酸背痛的……

元兒 媽，何必又提起過去的事情呢，這些事情都已經死啦，我們現在雖然窮，但是我們不是很快樂嗎？只要哥哥……

張母 是的，因為我怕提起過去的事情，所以我把這些照相、賬簿都藏在箱子

底裏，但是今天，我要把牠都拿出來，元兒，你去把那些照相都拿出來。

元兒 媽，何必把沈在海裏的痛苦再撈出來呢？

張母 你去拿去，我要看看。

〔元兒進去。〕

沈廣 這些故事你怎麼從來沒有對我說過？

張母 因為我實在不想提起牠。

沈廣 那個經理後來怎麼樣？

張母 後來就不知下落啦。

沈廣 你們沒有告他嗎？

張母 告他，是的，我們在縣裏也備了一個案。但是一方面或者因為我們沒有

錢給縣裏，所以他們也不起勁；另一方面，他大概跑得很遠，也許是北方吧。還有我們那時候，舖子倒啦，天天有債主來，我呢，那時候不過是二

十八歲，大事情都沒有經過手，自然到處都受人家欺負。

〔元兒捧了五六張照片出來。〕

元兒（用嘴唇指指她手上最上面的一張相片）媽，這張不是在我們以前的家裏麼？（她把照片放在桌上）

張母（拿那第一張看，大家都圍着她）這張就是我們以前的家，你看這是多麼安靜，那窗外就是一個小花園，你父親喜歡種菓子樹，什麼橘子、蘋果、桃子……啊，一年四季都有得吃，這張相你父親大概是卅八歲吧，我才二十六歲。那時候，你（指張）才二歲，她（指元兒）你還沒有生啦，

……唉！

沈廣 伯母很像元兒啊，那眼睛，你看。

元兒 媽比我好看，那時候頭髮怎麼這樣？媽？

張母 要是你父親在，你們同別人有什麼分別？你們也可以進大學，（指盛

藻）你也可以做詩，也是大學生，你（指元兒），你也是小姐，也是……

元兒 我不要做小姐，我只要做媽的女兒。

張母（又拿了一張照相）啊，這就是在福建啦。

張（對沈）那位坐的就是我父親。

元兒 那位站的就是那個把錢捲逃的人。

沈 他像很忠實的麼？

張母 是呀，他十三歲來學徒的，非常用功，白天做事，夜裏還要自己念書，從來不出去，非常勤儉，所以每個人都喜歡他，你父親尤其是喜歡他。大概是二十歲的時候吧，福建的老經理死啦，你父親看他好，所以就叫他做經理，誰知道他會這樣沒有良心。要不是他，我們不還是有那麼（指第一張照相）一個安靜的甜美的家嗎？我不還是那樣快樂嗎？雖然你父親死啦，你們不還是同你別人一樣是少爺是小姐嗎？唉！他，這樣一個孩子把

我們整個的家一生的幸福都毀了！

沈廣 他照相上的人很秀氣，伯母，你沒有見過他本人嗎？

伯母 見過好幾次。每年年底分店終要派人從福建到總店來揭帳，他終是同來

的，到正月裏，到我地方就要拜了年才回去；後來他大啦，來的時候總帶

許多福建的橘子來，福建的橘子不是最好嗎？他也喜歡孩子，常常抱着他

（指盛藻）去玩，他叫他「大少爺」，後來他做了經理啦，我叫他不要再

這樣稱呼啦。可是他還是這樣叫少爺小姐的，最後一次來見我的時候，她

（指元兒）才二歲。那末一個很好很誠懇的孩子，想不到會這樣……（又

拿一張相片）啊這就是福建的花莊，那舖子那時候很賺錢……

元兒 媽，不要講這些過去的事情啦。

張母 （突然的）盛藻，你看這張照相，那個人是不是像一個人。

張 像一個人？



張母 像一個你認識的人？

張 (思索) 媽，我想什麼人也不像。

張母 不像，那眼睛，那眉毛，那耳朵，……啊！一定是……一定是……盛  
羹，你再仔細看看。

張 (又看一看) 媽，我實在想不起。

張母 啊！是的，他現在胖啦，發福啦；可不像是的，有鬚子啦！啊！是的，  
我都快不認識啦；可是他的舉動，他的態度……唉，一定是的……

沈廣 你是不是說……李家的老爺？

元兒 李家的老爺？

張 (他拿照相來細看) 李家的老爺？

張母 李家的老爺！

張 是的，有一點像。

元兒 有一點像？

沈廣 (搶過照相去看) 是的，有一點像。

元兒 怪不得他昨天對你很客氣，還僱車送你回來。

張 啊！怪不得他沒有對我說什麼不客氣話。

沈 怪不得他向我打聽你們許多事情。

張母 怪不得他不願意同我講下去啦。——是湖南人，他說是的，在福建做過買賣？他不敢說下去啦。我要找他，我還要找他！

張 找他怎麼樣呢？

張母 我要同他算賬。

張 現在他還肯承認嗎？

沈 伯母，你還有別的確實證據嗎？

張 證據，就是有，現在不是什麼講道理的世界，他有錢，有勢力，有手段，

我們，

張母 有錢、有勢力、有手段，是的；他那裏來的？他全靠我們的錢！辦什麼銀行，辦什麼廠，剝削工人，發大財啦。兒子全是少爺，洋房，傭人，汽車……，把我一個寡婦害到這樣，受債主的氣，田被沒收了，房子被封啦，東西被拍賣啦，人被趕出來。我帶着兩個孩子，流浪，飄泊，寄寓在親戚家裏，被輕視受氣；過這樣的日子！於是我出來到這裏做工。到紗廠裏，到洗衣服房過了二十年不是人的生活，我們三個人住在地獄裏，吃，吃不飽；睡，睡不好，這日子是怎麼過的？他闊了，他過得是天堂一樣的生活，那房子，那花園，那佈置，他到沒有想到他的汽車夫會就是他先抱過，叫過他少爺的人，哼……

元兒 媽，何必又爲過去的事情難過呢。

張母 (沉着地凝神的說) 但是我要找他，我一定要找他。

「一刹時舞台上沒有一點聲音，三個孩子都注視着這憤慨悲鬱的老婆婆。她似乎是在回憶中難過，也似乎是在尋求所謂「找他」的方法，她像石像一般的坐在那裏，頭微仰着，視線放在空虛的邊際，這定神的眼睛放出灼人的光芒。這時候，有人敲門了，你猜是誰？張開門，問道。」

張是三少爺，你怎麼會來呢？

〔大家都注視問道。〕

問道 啊！我特爲來告訴你一件事情。盛藻，非常奇怪，我父親回來的時候忽然對我們說，他要把你辭退，我先也不知道是爲什麼？問他他不說。後來月亮把你們的事情全告訴我啦，她說也許是因爲昨天你母親去告訴老爺過，所以要辭退你啦。月亮恐怕你一進門，老爺就叫你走，恐怕他不許她見你，所以我來一趟。

張 但是我母親沒有同他說，並沒有告訴他。

張母 啊，我想，他見了我以後，一定心裏不安起來了。所以他要辭退你。

張 我知道啦，老爺早就怕月亮回我好，他要把月亮嫁二少爺，所以預先把我辭退啦。

開道 盛藻，這什麼話？我哥哥並沒有娶月亮的意思，你知道。

張母 盛藻，你不要胡想，我知道這一定他見了我的緣故。

開道 這位就是你母親啊，對不起，老婆婆。這位……

張 是我妹妹。

開道 你妹妹？你，你不是張小琴麼？你還記得我們一同在第七小學念書的時候？

〔大家驚愕了。〕

元兒 啊？你就是李文白。

開道 唉，我知道你不會忘記我，你還記得那時候的情形麼？

〔大家驚愕得有點目定口呆了。就在這一剎那，外門開了，闖進來一個急忙的人，那是陶三雷。〕

陶（一看見這許多人）呀，對不起！（向張母招呼）伯母；呀，沈廣，你也在？

張母 啊，三雷！

陶 我很忙。盛藻，你出來一趟，我有要緊事同你說。

〔張隨陶出。〕

問道 小琴，真想不到，我會在這裏會見你，小琴，是不是因爲打仗，你一直沒有收到我信？

元兒 我們後來就搬家了。

問道 小琴，你還是同以前一樣，一樣的光明，一樣的純潔，你看我有什麼變

動沒有？

元兒 你長得高啦。

聞道 但是我還是只比你高半個腦袋，小琴，我知道什麼都不會變，不用說七年，七十年也不會變。我的心，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你，一直在想你；小琴，你呢？

元兒 我，我……我終是同七年以前一樣。

聞道 是不是，小琴，我們又見面呀！我知道終可以見面的。在夢裏，有時候見到你，我常常以爲是真的；今天真的見到你，我以爲是在夢裏啦。小琴，是真的嗎？快說快說。

小琴 文白……

聞道 全是我不好，你住在這麼近，我會不來看你；到今天才來見到你，全是我不好，小琴，我不好，你看，這麼些年來，我會沒有來看盛藻一輪！

小琴 但是你是少爺……

問道 你怎麼說這樣話，小琴，你不知道我現在的思想，我最恨我家裏給我的地位，小琴，但是你哥哥沒有提起過我麼？

元兒 哥哥說起你的時候，總說你叫聞道，你怎樣改名啦？

問道 是的，因為我哥哥叫聞天，我父親說兄弟的名字要連一起才好。所以改掉啦。那麼你呢？

元兒 我在家一直叫元兒，小琴是我學校裏的名字，現在早就沒有人叫我了。

問道 今天見面啦，我們等於又恢復七年前的生活了，你還……你還能夠同七年前一樣，一樣的回我老在一起嗎？

元兒 我希望我們真的能同七年前一樣，不過你現在是大學生啦。

問道 大學生，什麼大學生，在小學裏你不是常常比我考得好？現在還是一樣，但是，小琴，現在我們不是在夢裏吧？你說，會不會是在夢裏？

元兒 在夢裏，啊！文盲，不會的，我想，因為我在這裏，媽，這就是我常說



的李文白。

聞道 我們只管自己說話，伯母，你不見怪吧。

張母 這兩天來，我好像又做了一世人一樣，天天碰見意外的事情。元兒，我想你們還是到裏面去談吧。（或者因為她看見盛藻心神不定地進來的緣故）

〔盛藻上。元兒帶聞道下。〕

張母 陶三雷走了麼？

張 是的，他很忙。

張母 他是幹麼來的？

張 他還是來借錢，是爲他們交通工人工會裏需要錢支持罷工。

張母 那麼你沒有借給他？

張 我沒有錢去借給他，我現在已經被辭退啦，我更要同月亮走……

張母（她跑到窗戶口叫）三雷，三雷，（但是三雷似乎沒有應她）沈廣，你出去替我把三雷叫回來。

〔沈廣下。〕

張母 盛藻，你真是什麼都變了，你的同伴在罷工，在爭鬥，你不願意犧牲一點自己去幫助他們，對於壓在你上面的人，你沒有一點反抗他的意思！現在有正義去爭取二十多年前的二十萬元錢，現在應當可以有八十萬之多了，但是你沒有這勇氣去爭奪。對於壓迫你的人，你怕他的勢力、權力，願意忍受一切的不平與委屈，對於你在爭奪的朋友，不願意幫助，你知道假使爲你這不願意幫助，因而使現在這罷工受了打擊，那末你就是幫助你的主人們在壓迫你的同伴，這是奴才的行爲，這是走狗的行爲，盛藻！你，你怎麼會使我失望到這個地步！

盛藻 媽，（哭）你怎麼這樣說我？我愛月亮，這是實在的，我現在要同月亮

一同走；我不能。我沒有力量管其他的事情，我給你兩百元，我只有一百元錢，我們要走，走得很快，以後，以後你可以看我，我決不會再到公館裏去做傭人。我一定不是別人的奴才……

〔沈廣偕陶三雷上。〕

張母 三雷，你的事情怎不同我說就走啦？元兒！元兒！

〔元兒與陶道出。〕

張母 你把昨天哥哥拿來的兩百元錢拿來。

〔元兒下。〕

張母 三雷，我還有兩百元錢，你先拿去好了。

三雷 不過，伯母……

張母 不要緊，我個人有什麼關係，你們現在情形怎麼樣？

三雷 我們交通工會團結到很堅固，只是有許多工人要養家，他們天天在挨

餓，需要接濟就是啦。現在學生們在替總罷工的工人募捐，但是終不夠分配，還要各個工會和自己去設法才行。

〔元兒拿錢上。〕

張母 （接錢交給三雷）你先拿去吧。

三雷 那麼，你……

張母 我要用的時候，不是可以問你拿的嗎？

三雷 那麼，謝謝啦，伯母。（三雷待下）

聞道 慢慢，你可以把我的五十塊帶給你工會麼？

（聞道把錢交三雷。）

三雷 謝謝你。（並寫收條給聞道）

聞道 元兒，那麼我走啦，明天我再來，同你一同到我家去。伯母，那麼再

見，明天見。

盛藻 三少爺，那末你吃了飯走好不好？

聞道 不客氣啦，因為我還要催我父親去保月亮的哥哥去，好，再見！

〔聞道下。〕

張母 原來他就是李文白。

元兒 媽，他說，他說他以後不能再離開我，並且他要同他家裏說，要最近同我結婚。

沈廣 同你結婚？

元兒 沈廣，你不曉得我們在小學時候是多麼好，那時候，我們年紀小，大家天真瀟灑，但終是在一起；現在雖然隔了七年，但反而增進了我們的感情。

張母 結婚？事情有這樣的變化麼？

元兒 但是，在七年之中，他沒有忘過我，我沒有忘過他，媽，這是實在的。

張母 可是我不願意你們現在這樣結婚，我要找了他們老頭子以後，算清了這筆賬，再提起這些事。

元兒 媽，但是我同文白與他父親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張母 他要回家裏說，你知道他家裏可以答應嗎？一個少爺娶一個汽車夫的妹妹？再說聞道，他是不是不是可以靠自己勢力來養活你？還是要靠他的家，他家有他家的環境，他們的親戚，他們的社會關係，他們是不是要看輕你，一個汽車夫的妹妹。

元兒 但是文白決不會看輕我，因為他的思想，不是這樣的，他說要是家裏不答應他，他要同我單獨去生存。

張母 他的思想他的人都好，我聽你哥哥們全這樣說，我今天也看他也不錯；但是你看他衣服，你看他樣子，完全是公子，他反對家庭，是的，也許會；他恨他父親剝削工人，是的，也許會；但是他可以脫離他家裏一切，

一切物質的享受在過貧窮的生活嗎？

沈廣 但是他坐過牢監。

張母 這是冒險，是好奇。這好像學騎馬，找一點不舒服也就是快活；大學  
生，我在洗衣服房做工的時候，天天見大學生，他們學自行車，但是只是  
玩兒，騎自行車來上課已經是叫苦啦。能夠做郵差嗎？騎馬，也是玩兒，  
他想去鄉下騎着馬去替人運貨嗎？坐牢監，做什麼運動……自然啦，公子  
們有這樣傾向已經很難得啦，但是這不是可以過窮生活的證明，他們可以  
在足球場受傷，可以在游泳池裏受凍，但是生活的苦是鐵的，是機械的，  
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沒有勝利，沒有刺激，沒有波動，沒有幻想，沒  
有光榮，不是一種競爭，只是掙扎掙扎，好像是病人臨死時的呼氣，呼完  
了就死啦，不是你們所想像這樣。冒險的苦是有波動的，是有光彩的，生  
活的苦是死的，是黑暗的，是一種磨難，閹人們窮啦，他曾自殺，但是他

不能去做工，刻刻苦苦的生活下去，這是真的。我那時候要不是你們二個孩子，我也早自殺啦。像聞道這樣，他脫離家庭，不到半年，他不自殺也只好回到家裏去，不怕苦這是說說的，是一種空想。自然他家裏也不會反對他娶你，省得他外面胡鬧，那麼你到他家裏去，他呢，進大學去啦，或者留學去啦，你在他家裏，同他們所謂上等人打在一起，有許多醜禮節你要守，親戚們來啦，大家都看不起你，譏笑你是他家汽車夫的妹妹，許多人還妬嫉你的地位，說是你看相他家的錢，才迷着他不放手。或者把你當作傭人，同月亮一樣，但是不是職業的義務，一點自由沒有，這些結果，你都想到麼？元兒，你年紀輕，你不知道，我不願你們同闊人去結婚；但是現在你們哥兒兩個人全是得這樣的結果！唉，太奇怪啦！你哥哥因為到公館做事；可是你，你一直在我身邊，我不讓你到公館裏去做少爺們的玩意兒，但是也會，也會同一個闊少爺……



元兒 媽，不要難過，現在我們又不結婚，事情變化正多啦。沈廣是不是？媽，不要難過，我要不結婚，我要終身同你在一起。

沈廣 伯母，這些都是小枝節，總之這位三少爺到是沒有勢利觀念的，現在我去買酒去，元兒，今天我要賀賀你見到了你七八年前的朋友。

盛蕙 他一直沒有說話，他在台邊上下的走，他在想事情，他在尋求，他在掙扎，在痛苦。(嘆)

沈廣 同我一同去買酒去吧，盛蕙，今天我們要祝你妹妹，不要他燒飯啦。

(沈廣拉張盛蕙下。)

元兒 哥哥，等我一等，我同你一同去，我有話同你講。媽，你看哥哥很愛我，是不？我去勸勸他。(她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媽。我就回來。

——幕下。

## 第四幕

人 月亮，李圍道，李勳位，李勳位太太，張元兒，王醫師，看護。

時 較上幕晚數天。夜。

景 一家研究醫院的對面病房。這病房分二間，舞台所呈現的是外間。有二門，一門通外面走廊圍着，一門通病房內室，病人就在裏面。對內室門牆上有一個電話分機。電話旁是一架小廚，小廚上放着從家裏帶來的食物用品等。此外還有沙發、小圓桌等物，幕開時，只有圍道坐在沙發上。他像等誰似的，不時看看錶。最後門開了，圍道非常興奮的站起來，但是進來

的是看護。他很失望的又坐下，看護捧着藥盤熱度表等穿過外間到內間去。聞道又心焦地等着。於是有人敲門了，聞道興奮地跑過去，開門。

聞道（低聲的叫）啊，月亮，你好容易到了。

月亮 三少爺……

聞道 輕一點！（他搖搖手，指指內房。）

月亮 老爺去接太太去，等陳先生的車子帶我來這裏，所以晚了一點，二少爺的病怎麼樣了？

聞道 你坐下來，月亮，你知道二少爺怎麼會病的？

月亮 他不是肺病重發了麼？

聞道 是的，但是他因為你才重發的。

月亮 爲我？

聞道 是的，他今天才同我們說，說是他愛你，你不愛他。

月亮 啊？是的，我同他說啦，不過當時我想他是同我開玩笑。

聞道 （很嚴肅地）現在沒有工夫談這些，我只是要求你一件事情。

月亮 三少爺，什麼事？

聞道 你到底有點愛我哥哥不受？

月亮 你哥哥這樣的人，誰不喜歡呢？他脾氣，性情，人格……但是……

聞道 但是他現在病得很厲害呢，醫生說有點危險。

月亮 危險？

聞道 所以我求你給他一點安慰。

月亮 假使我辦得到的話。

聞道 那末我希望你對他說你愛他，你對他說，因為你終以為他常常同你說的

話是同你開玩笑，所以你說不愛他。而且你應當說你願意嫁他。

月亮 但是這樣，我不是騙他了吗？

聞道 是的，假使是騙他，也只好騙他。等他病完全好啦，我再慢慢同他說明。

月亮

聞道 他一直對你很好，是不是？

月亮 他對我一直同我哥哥對我一樣。

聞道 我呢，我們終也夠得上一個朋友。

月亮 三少爺，你更是……因為你同哥哥是有同樣的思想與精神。而且這次我哥哥出獄，完全是三少爺與二少爺的力量，我怎麼會不感激？啊，三少

爺，你不說我哥哥要來看我麼？

聞道 是的，我約他隨時可以來看你，現在你在醫院侍候我哥哥，他要是到我家來，我陪他到這裏來看你好啦。那末你接受我的話啦。

月亮 但是似乎我不應當去騙二少爺似的。

聞道 這不是騙。月亮這不是罪惡，這是恩惠，給他，同時也是給我。

月亮 假使你以為對的，我聽你的話，不過你一定要答應我，他病好了以後，你慢慢同他說明。

聞道 那自然啦，不過回頭母親回來啦，你也不要同母親說你是假的，你也要騙着母親。

月亮 爲什麼也要騙着她呢？

聞道 我母親頂歡喜我哥哥，假使她知道你騙他，他面子上一定要露出不高興，或者會熬不住同我哥哥去講。

月亮 好吧，好吧，三少爺。

聞道 你應當，從今天以後，天天安慰他。同他說，叫他好好養身體；等他好啦，你同他結婚，到那下去。

月亮 那末將來你同他說面的時候，他不是又要什麼啦？

問道 將來，有沒有將來都是問題，照醫生同我私人說，這是不會出幾天的，月亮，將來，不要再同我講得太遠，將來，這次是顆粒性的肺結核，月亮，醫生的話是科學的；你不必問別的，你沒有什麼大犧牲，不過，也許，只是叫你使他死得高興一點就是啦。（他啜泣了）

月亮 （很感動）三少爺，你怎麼說這樣的話；你說，假使我真的嫁他，他病可以好麼？（她可哭了）

問道 不要問這些了，月亮，各人憑各人的愛，盡各人的能力就是啦。（他揩他自己的眼淚）月亮，現在你進去吧，你到裏面去不許哭，要溫柔，要自然，要……知道嗎？

月亮 我知道，我知道……（她站起來）

（李勳位與李太太開門進。）

聞道 啊！媽，你來啦。

〔看護自內房出。〕

看護 輕一點，他正睡着啦。（她又進內房。）

李太太 勳位，你怎麼這樣晚才打電報給我？

李 他的病是突然發起來的。啊，我現在有事，我先要回家去等陳雲峯他們來  
看我，你們有什麼事打電話給我好啦。

〔李勳位忽忽下。〕

李太太 真是我一回去什麼事都變了，怎麼盛藻也辭退了？借陳家的車子，來  
得這樣晚，害我在車站上等了許久。啊，聞道，你哥哥到是怎麼樣了？

〔李太太要進去。〕

聞道 媽，你先休息一回，他現在睡着了，我有話告訴你。

〔月亮蹣跚地進內間。〕



聞道 媽，你知道他的病怎麼突然發起來的？

李太太 又是傷風了吧。

聞道 恐怕還因為受了一點刺激。

李太太 刺激？

聞道 媽，你知道他愛月亮的事情麼？

李太太 他愛月亮？

聞道 是的。

李太太 這個怎麼會使他受刺激呢？

聞道 因為……因為……因為月亮不相信哥哥愛她……我也才知道這事，所以

我打電話叫月亮到這裏來看護他，我想這樣一定會使他好起來的。

〔月亮探半個身子出來。〕

月亮 太太，二少爺醒了。

「李太太忽忽進。問道跟進去，但到門口，外門有人敲門，問道就折回去開門去。進來的是元兒。」

元兒 怎麼？你哥哥病怎麼樣？

問道 還是很危險，但是現在月亮來了，我想他可以好一點的。

元兒 怎麼啦？

問道 我哥哥因為愛月亮。……

元兒 愛月亮？

問道 是的，而且就因為這樣病又發啦。

元兒 真的麼？那麼月亮愛他麼？

問道 月亮說不愛他，但是這是她的意志。她意志似乎時常叫她不愛哥哥，可

是她感情……

元兒 那末我哥哥

聞道 是的，他也愛月亮。

元兒 那麼我怕我哥哥也要病啦。

聞道 他也病啦？

元兒 他每天焦覺得很，一句話不說，皺着眉頭。

聞道 我找他去，他怎麼終不在家裏？

元兒 說的是，因此我母親也更加不安起來，也天天愁眉皺額的。我哥哥一出門就是一天，有的時候深更半夜裏才回來。

聞道 他到是到哪裏去？

元兒 誰知道他。

〔李太太出。〕

聞道 啊，這位是媽，媽她就是小琴，是我常提起的小學裏同學。

李太太 是張小琴？這怎麼回事？我走了幾天，有那麼些變化？

問道 她是盛藻的妹妹。

李太太 盛藻的妹妹？啊，怪不得你爸爸要不叫盛藻開車了。

〔電話鈴忽然響起來。〕

問道 (接電話) 喂！……是爸爸麼？哥哥還是這樣。怎麼叫媽就回家麼？唔

……，唔，……好啦，好啦。(掛上電話，對李太太) 媽，爸爸叫你回

去，家裏沒有人。

李太太 家裏怎麼啦？但是聞天……

問道 哥哥好在有我們在，爸爸一個人在家，你也應當休息休息，還是回去吧。

李太太 呵，車子也沒有了。

問道 我來叫。(他拿起電話) 喂，三號頭等病房要一輛車子。

〔李太太到內室。〕

元兒 你陪你媽媽去麼？

問道 媽自己會去，我要守着哥哥，這裏也許有什麼事。

元兒 那麼讓我回去吧，明天再來看你。

問道 不，不，你陪着我。

〔電話鈴響。〕

問道 〔接電話〕汽車來了？好，我們就出來。〔到內病室門口，輕輕地〕媽，汽車來了。

〔李太太上。〕

李太太 好，你們不要走開，有什麼事打電話給我。

〔李太太從外下。〕

元兒 文白，自從我們重逢以來，我們不是很快活嗎？但是你哥哥病了，我哥哥變了，我母親每天憂愁着，整個的空氣都顯得非常悽慘似的。

問道 但是我們而努力創造，我相信什麼都慢慢會好起來的。

元兒 但是我實在有點怕。上次你哥哥說，世界上的快樂好像是有限，有幾個人占到了，有幾個人就損失了；假如這話是真的，那麼是不是因為我們快樂了，所以使我們的哥哥不快樂呢？

問道 不，不，我們的快樂是自己的愛，他是爲着月亮。

元兒 月亮，但是我哥哥也許還爲大亮。

問道 你哥哥碰見大亮了麼？

元兒 是的，他去找大亮。

問道 那麼大亮對於他同月亮的事情怎麼樣呢？

元兒 他回來沒有提起。可是他後來就常常同大亮在一起，早出晚歸的，不知道

道在幹什麼？

問道 最近聽道罷工的工人要大示威，盛藻也許在忙這件事。

元兒 是的，一定是的；好像大亮同他說，等一件大事情忙好了，再談他同月亮的事。

聞道 大亮一定在忙這件事，上次我父親把他保出以後，他說要來看我來看月亮，但是他一直沒有來。

元兒 你父親把他保出來啦？

聞道 是的，那是我父親禁止我去活動時，我提出的條件。這還是我哥哥的力量，不然父親不見得會肯的。

〔月亮自內探半個身子出來。〕

月亮 三少爺，三少爺。

〔聞道進，但隨即出來，看護跟着出來。〕

聞道 （對看護）啊，你快去請王大夫來。

〔看護自外門下。〕

元兒 怎麼啦？

聞道 氣喘得很急。

〔舞台沉寂，隱約有隔房的咳嗽聲。聞道與元兒肅穆地等着。大概有兩分鐘工夫，有人開門了。〕

元兒 醫生來啦？

聞道 醫生來啦！

〔聞道迎上去。進來了看護與王大夫。王醫師與看護忽進內房。聞道跟進去，元兒也跟着進去，但隨即退出來，月亮也退出來；看護在他們身後關門。這時聞道月亮元兒在舞台上，聞道低着頭站在桌角，月亮坐倒在沙發椅上，元兒楞在那裏。沒有一句話，空氣非常沉重，大家屏息着，期待內室的消息。〕

月亮 唉！



〔於是空氣又沉寂了。大家沒有一句話，約五分鐘後，醫生出來了。〕

問道 大夫……？

〔月亮站起來，大家望着王醫師。〕

王醫師 （搖搖頭）沒有希望了，現在……

月亮 啊！……（她哭了，哭得很厲害。）

問道 （也哭了）……

元兒 （也陪着流淚了）……

王醫師 問道兄，進去看他，不要哭，讓他安靜地歸天吧。

〔問道啜泣着走進去。〕

王醫師 不要哭，不要使他痛苦，讓他安詳些。

〔問道揩乾眼淚進去，大家屏息等看。月亮禁不住淌着淚。最後問道出來了，面上顯得十二分嚴肅，他冷靜地走到月亮的面前。〕

聞道 月亮，現在你進去，記住，不要哭，使他安靜。即使你不愛他，也請你說句愛他的話，讓他靈魂有點安慰死去吧。（聞道說到最後禁不住流淚了）

「月亮振足一下，遲緩地走進去。看護在她進後關門。聞道去打電話。」  
聞道 二一四五，喂！啊，爸爸，哥哥病急了，你們快來！

「聞道打完電話，拉着就在他旁邊的元兒的手，屏息而嚴肅地站着，王醫師也站在一面，非常同情地沈默着。大概有二分鐘工夫。」

月亮 （在裏面，突然哇的一聲哭出來）聞天！

「王醫師於是開門進去，最後，溫婉地將月亮推出來，關上門。月亮哭得非常厲害。聞道奔向門口，元兒驚惶地不知所措地站着。最後，聞道走向月亮。」

聞道 （嚴肅地）月亮，你是不是說了愛他。

月亮說了，不但說了，而且我心裏的確意識到我在愛他。這是一個真正的愛，我沒有撒謊。

問道 我相信你，但是你以前怎麼……？

月亮 以前我不相信我在愛他。我愛我哥哥，我哥哥給我許多思想上的暗示；所以我從來不想，而且不可能的會想到愛一個少爺。每次我意識到有點愛他時我終提防着，這或者是我虛榮心在作祟，是我貪物質的享受在作祟，我怕我有違背我對哥哥的信念，我怕我墮落，我怕我因此要依賴一個男子，我怕我生命被他所掩埋，所以我答應盛藻同他走，離開你哥哥；我當時相信我把這苦衷同我哥哥說，我哥哥一定會同意的。因為他不喜歡我被一個少爺愛，或者我去愛一個少爺。而我就覺得我早一天離開你哥哥於他於我都好一點，省得以後到離不開的地步。盛藻在愛我，當時是他勝利了，他勝利的緣故，倒反而是因為他不是少爺，倒反而是因為他沒有錢，

到反而是因爲他沒有勢力。但是現在盛藻失敗了，你哥哥勝利了。現在，我感到我的確不是受少爺們培養的花朵，而是泥，是水，是目光，我在培養，我在支持這顆垂死的花朵，我沒有能力使他活，但是我立確給他非常安詳的死。他像一朵花，一朵極美的花，他病得這樣的純潔！但是他現在要拋棄這骯髒的世界了，我這份泥，這份水是失去了一切的美麗與色彩與存有的意義。我現在意識到我的心我的愛都跟他去了，去了！（自語地）

盛藻，現在我要告訴，你是失敗了。元兒，請你告訴他，他的失敗不是因爲他的窮，他的沒有勢力，他的一切不及少爺的地方。以先我忠實地對他說：我愛他。可是他總懷疑我在愛二少爺，但是今天因爲我對三少爺的允許，我騙二少爺，可是他相信了。他相信得這樣堅固，好像一個教徒相信上帝一樣，他滿足，他愉快，他笑；他越相信，我越感到我不應當騙他，不應當騙他，但是一直騙他，一直到剛才我跪在他床前，我感到他快死

了，我活着就失去了意義，我感到我實實在在愛他，我感到我不能沒有他，我才對他說——我相信這是一句真話。我說：「開天，原諒我一切，安詳地對我笑，我的心永遠在你的身邊。——他笑了，他果然笑了，他要死，但他會含着笑死的。這一笑是信許，是堅固的信仰。是永生的信仰，好像是教徒相信靈魂因此可以進天堂的信仰，好像我的話是天國的福音。有那麼一個人，她有本事可以驅一個這樣信仰她的人嗎？啊！我哭，但不是哭他，是哭我自己，我自己會沒有能力把他挽回！（她哭）

（內室門開了，聞道奔過去，月亮站起來，元兒走前幾步；大家望走出來的王醫師，王醫師嚴肅地垂着頭出來。）

王醫師 現在，他已經平安地歸天了！

（月亮默默地突然跪倒，手頭伏倒在沙發邊上，聞道伏在門框。元兒奔到桌邊，兩手支在桌邊，驚惶地注視着王醫師。）

——幕下。

## 第五幕

人 陳雲峯，李勳位，李勳位太太，劉正榮，沈廣，張母。

時 比上幕晚數小時，是深夜。

景 同第一幕。陳雲峯劉正榮正坐在那裏。李勳位在房中來回的走。

李 那麼公債怎麼樣呢？

陳 公債真奇怪，他們還有力量拋空，我們已經快吃不住啦。你看，銀行又擠  
兌。

李 那麼擠兌的情形怎麼樣呢？

陳 擠兌的人是不少，不過只要公債有辦法，三四天終還不要緊。如果公債不好，明天就難挨了。

李 你說公債到底怎麼回事？

陳 剛才我打聽一點消息，說是三洞洋行，一方面極力借款給我們，叫我們不斷的把廠押給他，一方面他用重利錢也在借款給我們對方，據說都是老周一個人在拉皮條。

李 真的嗎？這真是凶！我奇怪他們竟有這許多錢，我們把所有的廠全押給他們了，他們竟還有錢借給對方。你說，三洞洋行的目的是什麼呢？到底是誰勝利於他有利呢？

陳 要是真是的話，那可有點討厭。因為如果我們勝利了，他們敗了，那麼我們就可以贖回工廠，三洞洋行在我們方面就拿不到廠了；至於他們，又沒

有實在的東西押，債也討不來啦！他們勝利了，他在我們那裏可以拿得到廠，在他們那裏也拿得現錢，所以恐怕最後是要幫他們勝利的。

李 那麼不是不得了了麼？

陳 不過也不很可靠，因為今天上午他們拋出並不多。

李 也許他一時也不好意思做得太明顯！

陳 要是這樣的話，我想我們去找找別國的洋行看。

陳 不過，這也不是立刻可以講成的。

李 我們不怕出重利錢。

陳 明天後天，我各方向去問問看。不過至少要三天。

李 老劉，我們來廠裏定貨的款子怎麼樣呢？

劉 今天收到一點，如果今天可以平安地開夜工，給他們一點信用石；那麼明

天那些新豐美華信託，那幾筆定貨的款子可以先去收去。這是沒有問題



的。

李 這樣說，那末今天開工一晚，明天就可以有辦法。把廠裏收來的款子，一方面收買公債，一方面補銀行擠兌的不足。一面呢，決定向別的洋行進行大筆的借款。只要支持一兩天，借款一到我們一定可以勝利啦。

陳 要是早知道三洞洋行玩這一手，我們早進行別處借款就好啦，不過今天下午公債消息不好，銀行擠兌又多；所以我們也不能用銀行的現款去支持公債。要是公債消息好，銀行擠兌反而會鬆的。現在完了，明天要是再繼續像今天一樣，幾個鐘頭就要關門了。

劉 第八工廠開着工也很討厭。

李 怎麼回事？

劉 因為這是給了他們全市的罷工一個打擊，所以工人來搗亂得很凶，今天好幾次要來衝廠。

李 軍警方面保護還努力麼？

劉 還不錯。機關槍什麼都擺起來啦。所以還太平。不過今天晚上，聽說工人方面要向我們大示威，據報告也許就要在夜裏來打廠。所以我已經關照軍警，叫他們特別小心，並且如果他們真要衝廠的話，只好叫他們開槍，打死幾個我想就可以支持這一晚。你說怎麼樣？

李

劉 只要支持這一晚，明天就可以把那些款子收到啦。

陳 收到了這款子，只要能維持三天，我想借款就有了啦，借款一到，我們出其不意的我想一上午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啦。

李 那麼，好，決定這樣辦啦。

劉 （站起）那麼我去了，我要到廠裏去。

陳 啊，時候不早了，你也早點去睡吧。

李 啊！現在一切就在這一夜了，如果今夜工廠平安過去，銀行還可以挽救，否則什麼都完了。

陳 老劉，現在要完全靠你的能力。（站起）明天我先要聽你消息，才可以決定銀行開市或者停市。

劉 要是工人來襲廠，那麼完全要靠軍警的能力了。

李 好好去關照軍警，老劉，（送到門口）再見再見。

陳 再見再見。

〔李動位現在一個人在房內，來回的走，非常不安。最後坐到沙發上。〕

李 （獨白）唉！一晚上，看這一晚上！

〔隱約有哭聲從外面進來。越來越近。〕

李 誰呀！

〔進來的是李太太。〕

李 殯儀館怎麼樣？你怎麼會來，這時候？

李太太（哭）……

李 幫忙的毛先生他們都在麼？

李太太（哭）……

李 你說呢，多哭有什麼用。

李太太 我託給他們啦？我來拿一點東西。（又哭）闔天，闔天！啊！動位，你怎麼這樣晚打電報給我，要是早一點打電報給我，他也許不會死的。

李 你又不是仙人！況且他的病是突然發生的。

李太太 但是你知道他這次發病的起因。

李 肺病的重發隨時都有可能。

李太太 是的，但是他可是實在冤枉，爲這個意外的刺激。

李 刺激？

李太太 是的，你知道他愛月亮的事情麼？

李 他愛月亮？

李太太 他愛月亮！

李 他愛月亮？他愛月亮？真的麼？這奇怪啦！

李太太 可是月亮以爲他同她開玩笑，所以也就說不愛他，這樣他病就發啦。

聞天實在有點癡。

李 （問李太太）他愛月亮？

李太太 是的，所以聽說他見了月亮就安靜一點啦！

李 （自語地）他愛月亮！

李太太 是的，所以聽說他聽見了月亮的安慰就笑啦！

李 （問李太太）月亮也愛他？

李太太 自然啦，月亮勸他好好養病，病好啦，就可以結婚，到鄉下去。

李（自語地）月亮也愛他。

李太太 你看這二個孩子。早不同我說，早同我說不就好了麼？

李 奇怪，什麼事情都奇怪！

李太太 有什麼奇怪呢？

李 還有聞道與小琴，你看他們的事情可多怪？

李太太 他們倒真是巧。

李 巧？實在太奇怪啦。所有的怪事情都攪在一起！

李太太 勳位，你今天怎麼啦？精神好像很恍惚。剛才殯儀館也不願多耽一

回，現在又很不安。到底爲什麼？是不是爲罷工的事情？

李 不但是罷工的事情，銀行擠兌得很凶，你曉得麼？

李太太 銀行在擠兌？真的麼，勳位？

李 但是你不必管啦，你管也沒有用。

李太太 勸位，那怎麼辦呢？廠，廠罷工；聞天，聞天死了；銀行，銀行又擠兌！（她啜泣起來）

李

李太太 勸位，我早就勸你，差不多有點錢，到鄉下去，揀風景好一點地方造一所房子，享享福就算啦，何必勞勞碌碌，辦這樣！辦那樣！現在你看。

李

李太太 要是銀行倒啦，鄉下的老根基不也就完了麼，所有的錢都拿到銀行來啦。

李

李太太 老家的房子，多年沒有修理，又沒有人住，今年我看看也都壞啦，到處漏水，西院的牆也斜啦。本來我想修理修理再出來的，可是你打電報來，我也來不及修啦。

李 你不要再嘮叨好不好？你知道我心煩！

李太太 ……………

李 我心煩，我心煩，唉！

李太太 我也是心煩！你想鄉下，勳位，「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一鄉下究竟

是我們的根，……唉，聞天！聞天！（說着她又哭了）

李 你快點理東西到殯儀館去吧，我心煩！

李太太 東西我叫沈廣在理，勳位，聞天死了，你怎麼一點不難過？

李 難過，難過，這許多痛苦焦急的事情，難道你叫我立刻癩死給你看麼？

〔電話鈴響，李太太下。〕

李 （趕快接電話）喂，喂……是呀。——你老劉麼？啊？開槍了麼？打死許

多人？——不管，不管！這是最後一次，什麼還有許多人？——啊？他們

已經燒廠了？——一面救火，一面用槍掃射……好，好，殺光這些人。



唉！（他掛上電話）唉！現在什麼都完了！

李太太（聲）沈廣，你把這些都放在汽車上好啦，我就來。（對外說着走進來）

李太太 誰打來的電話？

李 老劉。現在我們都完了，（他奔到窗口，拉開窗簾，開窗。）呵！廠一定完了。你看這火光，這火光，這樣遠可以看見，唉，什麼都完了。

李太太 難道銀行也……

李 銀行明天只好關門了！

李太太 難道公債完全失敗了！

李 是的，完全，完全失敗啦！

李太太 啊，動位，你怎麼早點不告訴我？（哭）

李 我怕你傷心，在殯儀館，我看你哭得這樣，我想還是不同你說吧。

李太太 怎麼一回兒就變成這樣……

李 是的，三洞洋行一面以現款收我們的工廠，我們一次兩次把廠押給他們，一面以重利錢借款給對方，叫對方打倒我們；我們沒有想到這一層。本來我們想借別國洋行的款子去同他們對敵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們雖也防到三洞洋行的把戲，但我最後把所有工廠都押給三洞洋行，想吸收他時的現款，使他不能再借給對方；我想這樣終可以支持幾天，幾天後我們從別處借來款就可打倒他們了，可是誰知道他準備這許多現款，收了我的廠，而還有力量幫他們打倒我，這是命，這是命！

李太太 那末……。（衰頹而顫泣）

李 所以我打算今天晚上叫第八工廠加緊開工，明天早晨可以有一筆貨交出去，也就有一筆三萬元錢可以到。萬一真的挽救不了，我想交一萬元給陳雲峯同劉正榮，料理另辟的事情，我們後天就帶這兩萬塊錢到鄉下去。鄉

下，從此永遠不出來，不出來，我也老了，老了，你也老了。但是他們今夜，一定要在今夜燒我們的廠！

李太太 到底誰燒我們的廠？

李 罷工的工人啊。

李太太 爲什麼？

李 因爲我們開工，我們必須開工，否則明天交不出貨，收不到錢。

李太太 你是說今夜大示威的工人麼？

李 我知道他們大示威，我們佈置好軍警，預備萬一他們來衝廠，我們就開槍。但是他們人多，雖然打死了許多，但是廠也被他們燒了。

李太太 開槍？……

李 開槍，是的。我們管不了這許多。因爲這是我們最後的一點血，我們生命就在那裏。而且到了現在，還有什麼呢？只要過這一夜，一夜，明天就是

所有的廠都燒了，也不關我事。只要今天一晚上。可是，寒音，今天一晚  
上都過不了！

李太太 你是說打死許多人。

李 自然！殺殺，這羣混蛋，殺死這羣混蛋！

李太太 （歇斯的里地，立刻向外跑）啊啞……

李 （拉住她）怎麼？

李太太 （哭）啊，問道……問道！

李 （焦急地）說，你說什麼？

李太太 我說，我說問道也在大示威遊行裏面！

李 問道？（呆木了半晌）問道，唉，那麼我爲保留我們最後一滴血，我們反  
而殺了我們最後一滴血，真正是我們的一滴血！（突然興奮地）問道，你

說問道……

李太太 問道：還有元兒，月亮……

李 這到底怎麼回事？你冷靜點說。

李太太 在殯儀館裏，月亮的哥哥同盛漢來看月亮，他看月亮哭得太慘了，帶她出去，叫她參加大示威遊行，說是月亮太脆弱了，看看大示威遊行可以堅強一點，眼光可以大一點。不知怎麼，問道同他們說一回，也跟去了，元兒也在……

李 大亮又是我保出來的人。現在帶開道去死去麼？（突然的）那麼你沒有阻止他們？

李太太 我怎麼知道你要開槍打他們。我怎麼知道他們要來打廠，我怎麼知道……唉，現在完了，啊！問道！問道！我一定要去救他，這是我最後的一個兒子啊。（她手捧着頭，狂奔而出。）

李 寒音！寒音！（可是李太太沒有理他。他頹然的倒在沙發上半響才嘆出氣

來。)唉！問道，問道，銀行，工廠，月亮，唉！什麼都完啦！天！公債，公債，公債……(突然奔窗口叫：寒音，寒音……有汽車的燈光打他的影子投在牆上旋轉。他恨極了，他用勁的拉窗幃，可是窗幃掉下來了！他又回到沙發上，把頭埋在手裏，剩一個死寂的舞台，最後他蘇醒過來，他叫：)沈廣！沈廣！

〔沈廣上。〕

沈廣 老爺，有什麼事麼？

李 就你一個人在家麼？

沈廣 不，還有廚子，他睡了。

李 就你們兩個人麼？

沈廣 是，別人都到餐館去了。

李 很好。

〔李勳位沉默了。歇一回。〕

沈廣 老爺有什麼事麼？

李 沒有什麼，你倒一杯茶給我。

〔沈廣倒茶給李勳位。欲退。〕

李 沈廣。

沈廣 老爺……

李 沈廣，你家裏不還有父母麼？

沈 是的。

李 他們在鄉下？

沈 是的，他們種一點田。

李 那麼生活一定很安逸啦？

沈 這個年頭，老爺，談得到什麼安逸，我們這種人家勉強強活過去就是

了。

李 你們種多少田？

沈 差不多二十畝田。

李 是你們自己的麼？

沈 自己只有六畝，其餘是替別人種的。

李 那麼每年夠化了麼？

沈 我自然也每月帶回一點錢去。現在因爲家裏只有二口子人，所以貓貓虎虎，要是人多起來，那末就困難了，我們鄉下有些人口多的人家，那真是

李 我現在很想到鄉下去。

沈 老爺？

李 是的，我也老了；二少爺也死了！二少爺在的時候，總勸我何必再忙忙碌



條，勸我何不到鄉下安安逸逸住住，過清苦淡泊一點的生活，我一直沒有聽他。現在他死了，我才感到我是真老了，連兒子都死了，一個人誰知道什麼時候死，所以我想決定退隱了！

沈 啊！老爺不過是說說吧了。

李 爲什麼，鄉下有什麼不好呢？

沈 鄉下哪裏能同城裏比，連電燈都沒有。

李 電燈？電燈？我要電燈幹什麼？

沈 啊，要是老爺還常常要來這裏，那就更不方便了。

李 爲什麼要來這裏？

沈 老爺不有許多事業在這裏，工廠囉，銀行囉。

李 啊，不要提起這些事情吧。

沈

李 唉……

沈 (將下)……

李 沈廣，沈廣……

沈 (回)老爺，什麼事？

李 你，你還有我銀行的票子麼？

沈 有幾張。

李 你回頭交給我，我換給你。

沈 老爺？

李 你知道明天銀行就不開門了。

沈 老爺？

李 是的，我什麼都完了，你看那面，那面，火光態態的，燒着正是我的廠。

沈 啊，老爺。

李 還有，還有那面，有我自己佈置的軍旗，預備抵抗示威遊行來打廠的羣衆，可是現在，也把我唯一的兒子開道打死在裏面了！他是被大亮帶去，你知道大亮麼？這個我從牢監裏把他保出的人，他帶走了我唯一的兒子！

沈 啊，老爺？你是說二少爺……？

李 是的。他同元兒，還有月亮。

沈 但是也許沒有死，也許只受一點傷，我要去看去，我要去去去。

〔沈廣飛奔一般的出去了。李勳位也沒有去阻止他。〕

〔李勳位於是獨坐在沙發上，與痛苦掙扎了許久，最後站起來。〕

李 (自語地) 好吧。大家去了！你們都去，去。(他坐到窗口) 啊！天！沒有光明，沒有一絲光明！唉！(最後他回到寫字檯上，從抽屜深處拿出一把手槍。當他正要舉槍自殺的時候，門口陰幢幢走進一個人來。(他問)

誰？

〔張母上。〕

張母 是我！

李 誰？你？你是誰？

張母 是我！

李 你怎麼進來的？我是在夢中麼？（捂眼）

張母 有門，我就進來啦。

李 門沒有關上？我在做夢麼？

張母 也許是的。巧極啦，一直進來，就只碰見你。

李 你來幹什麼？

張母 我來找你，你難道不認識我了麼？

李 我自然認識你。

張母 那麼我是誰呢？

李 你是盛藻的母親。

張母 你只認識我是盛藻的母親，那末你以為我是來求你給盛藻一個飯碗麼？  
李 自然你也就是小琴的母親。

張母 那末你以為我來求你收我的女兒做你的兒媳婦麼？不，不；請你想想，也許你還可以想起我是另外一個人。

李 你！

張母 是的，在二十年前……

李 二十年前？

張母 是的，你一定不會完全忘記，我的丈夫是元豐莊的老板。

李 （自語地）二十年前！

張母 是的，你是福建分莊的掌櫃的。

李 （回憶地）二十年前……

張母 是的，你難道都忘了麼？

李 （從回憶中醒過來）二十年前！啊！二十年前。

張母 你不會忘的。這裏（她從懷中拿出照相來）你看，這裏是你，是你自己，你自己認，你自己認認自己看。

李 我自己，我自己，……

張母 假如你不認識你自己啦，我想你終還認得我丈夫。你十三歲就認識他的，自從你在櫃上學徒一直到二十歲升到掌櫃的，常常見面，難道你也會忘了他麼？你自己變啦，你不認識你自己啦。可是，他沒有變，你可以認識他，（她又從懷裏拿出一張照相來）這就是他，是我的丈夫。啊！這旁邊站着的人，你就不認識麼？一定可以認識，你看這眼睛，這鼻子，這耳朵……他，他就是你自己。

李 啊……你丈夫？！

張母 是的，後來我丈夫死啦。

李

張母 你捲款逃啦。

李

張母 我們家破產啦。

李

張母 房子被封啦，東西被拍賣啦，受盡別人的氣，別人的欺侮。我一個年青的孤孀，帶着兩個孩子，東飄西泊，靠人，求人，受了二十年的苦，做了二十年的苦工，才把孩子養大了；我的一生也完啦。我的一生，我的一生……

你還我的一生，一生……

李 你說，你現在要怎麼樣？過去，過去的都過去啦！

張母 都過去啦，這是你的房子，那是你的花園；裏面是你的太太，你的少

錢；外面是你的工廠，你的銀行，過去的都在，都在。

李 你要怎麼樣呢？

張母 我要算賬。

李

張母 我知道你現在有錢，有勢力，有手段，可以賴這筆賬，可以殺我，可以滅我的口，可以害死我一家。但是你終也又看見了你自己的過去，你也想到了你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幸福：房子，錢，銀行，全是我的，我的，你沒有權可以向我驕傲，沒有臉可以對我。盛藻是你的汽車夫，可是你叫過他少爺。記得麼？現在，你辭退他啦。他因此快瘋啦。這，他並不是想爲做你的奴隸，他是愛那位在你家的月亮，她，你要把她嫁給你少爺。

李 你講完沒有？

張母 講完？我一輩子也講不完，二十年的苦痛，講完？二十年的苦痛，是



的，二十年前爲你的私慾，爲你自己要進天堂，把我推到了地獄。現在，爲你兒子要一個女人，把我的兒子害得發瘋。現在爲你的小兒子的私慾，把我的女兒佔據了做你家的點綴。啞啞……

李 假如你可以少談一點過去，讓我講一段現在的話……

張母 現在怎麼樣，過去，過去全是我的；現在，現在全是你的啦。

李 相反，剛剛相反！過去，過去全是我的，現在，現在全不是我的啦。你的錢，你的舖子。你現在都要我賠麼？

張母 二十萬現款，隔了二十年，你說你的財產夠給我麼？

李 我？唉。假使今天我勝利啦，二十萬，隔二十年算變成一百萬吧，不過一百萬，我可以給你，爲什麼我不能給你？可是，我失敗啦，我什麼都完了！

張母 你說什麼？你說些是什麼意思呢？

李 沒有意思，我只告訴你，我現在並不是怕你同我算賬，要阻止你同我算賬，而是我現在連一元錢都沒有啦。

張母 你沒有錢？你的銀行？

李 銀行倒啦！

張母 你的工廠？

李 工廠押去啦！

張母 你不用撒謊，我不會再受你騙，你還不出錢，我就要你的一切！

李 我的一切，我的一切，我早就一切都沒有啦，（自語地）銀行倒啦，工廠押去啦，兒子死啦！（哀聲地）我不騙你，現在我還騙你幹麼？你也不用逼我，你要，你要什麼你拿吧！你拿吧！

張母 （她有點楞了）真的麼？你說的是真的麼？

李 二十年前，你丈夫死了，那花莊有點動搖，我利用這個時期，我用我的欺

騙。捲走了你家的錢。我這門。提提。用我的精敏，能幹，以及你家的二十萬資本的力量，他打倒了市場上的敵人，一個一個的都被我打倒啦。我辦了工廠，開了銀行……哈哈。我看不起一切。我有意志，社會上，我相信沒有敵人，因為二十年的經驗，我深深的知道。社會上那般有錢的人都不夠精明，不夠能幹，不夠努力，不夠勤奮，可是精明的人。能幹的人，努力的人，勤奮的人，都沒有錢！所以我就占了優勢啦。我占了這優勢，我勝利啦。可是現在，那三洞洋行，他用他比我更能幹的手段，用他比我多許多倍的資本力量，利用那工廠在罷工的時期，利用市場上與我對敵的那個團體，把我打倒啦！（嘆一口氣）唉！一點鐘以前，我還期望吸到最後一滴血，那是三萬元錢。聞天死啦，我想帶我聞道離開這裏。但是你一看，（指窗外）那邊天還紅着，那是我的廠在燒，裏面有我一些貨物，就是這三萬元錢，這是最後一滴血。可是完啦。唉！你要我什麼？你說吧……

張母 你的話都是真的麼？

李 怎麼不是真的？現在我還騙你幹麼？

張母 真的！唉！（同情地而且感慨地）這是報應！

李 這不是報應，這是命運！

張母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

李 你要什麼，你就拿什麼，樓上樓下，箱子裏，櫃子裏，（他從抽屜裏拿鑰匙給她）你隨便去拿，去拿，我不阻攔你。我有什麼你就拿什麼好啦。

張母 我並不要你的東西，你的東西，你知道。我現在問你的是你自己打算怎麼樣？

李 我自己，我自己？你問我自己：我不知道哪裏還有我自己。

張母 你不知道自己，那麼你的問道，你的家，你的一家。

李 我的家，我的家，你問我的家？（他不禁泫然）

張母 是的，我問你的家，你是一個男子，能幹而有魄力的男子，當初，你是怎樣白手起家的？勤儉刻苦，用心思手段，從窮光蛋到現任的地位，那麼再回到窮光蛋有什麼希奇？再來過，再做過，再從新幹起。

李 但是我老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禁得住這樣大的刺激麼？

張母 這算不了什麼，我是一個寡婦，自從你捲了二十萬元去了以後，所有的店都倒了，整個的家破產啦！我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走到東，走到西，後來在紗廠裏做工，在洗衣服房裏替人家洗衣服，我教育我的兒子女兒，到了現在，一直到了現在，我永久知道自己，多麼苦我都知道自己。我有愛，所以我知道自己，我愛我的兒子女兒，所以我知道自己。你是男子，你就知道了自己？以先的力量呢？以先的勇氣呢？以先害我的計巧呢？拿出來，來認識你自己。

李 但是什麼都完了，銀行倒啦，廠押光啦，孩子死啦。

張母 但是你有你的太太，還有聞道。實在同你說，現在，照你所說的，你什麼都完啦，我們的賬也沒有法子再算，這仇也沒有法子再管，我也老了，過去譬如一場惡夢！不過爲我們後輩，爲你的聞道同我的元兒，爲你們的月亮同盛藻，我們應當給他們準備一個幸福的前途，窮不要緊，他們都年青，會工作，可是盛藻同元兒，爲你們的月亮與聞道，現在弄得顛顛倒倒，盛藻每天出去，不知在幹什麼，元兒每天跟着聞道，正經事情都不幹；你老了，但是他們年青，你害了我一輩子，那麼難道借你兒子與你家的月亮還要害我的兒子與女兒一輩子？你沒有錢，可是你還是用錢欺侮我們，你辭退了盛藻，把月亮騙給你的孩子，你又給錢給你小兒子，爲怕他去幹罷工革命的事情，你利用我的女兒做他的玩物。你看你的狠心！現在報應來啦。你還不覺悟麼？你也老了，我也老了，過去的都過去了！像夢一般的過去了！現在我們打算將來，將來全在我們的後一代身上。

李 但是，聞道，聞道同工人們去示威遊行去了，現在火燒的廠的前面，有軍警的機關槍在掃，他恐怕已經是……

張母 這是真的麼？

李 怎麼不是真的。現在還騙你幹麼？

張母 你說聞道，那麼我元兒也是在一起了。

李 不但元兒，盛藻月亮都去了。

張母 啊？你說盛藻元兒都去了。

李 是的！月亮的哥哥大亮帶他們去的。

張母 真的麼？你怎麼知道？

李 我知道他們都是從殯儀館去的，加入工人去示威去的。

張母 那麼沈廣呢，你快叫他來。

李 他去找他們去了。

張母 那麼你想來得及麼？

李 我，我也不知道！

張母 要是來不及，來不及，那麼我的盛藻元兒又被你殺了。

李 但是這些我怎麼知道，聞道不也在一起麼？

張母 那麼你爲什麼不關他照們不要開槍？

李 但是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張母 (歇斯的里地) 那麼我的盛藻我的元兒一定都完了！啊，(哭) 天！

我的元兒呀！我的盛藻呀！(暈倒在地上)

李 (驚慌地伏下，跪着用手扶張母)……

(這時候，有月光射進來，穿過窗隔，正好是十字架的影子在地上，張母就倒在那上面了。)

李 (驚慌地伏下，跪着用手扶張母) 你……你……你……



「幕徐徐下，我希望這時候應有音樂，把這緊聚在一起的情緒，慢慢的昇華。這就是說，不要讓觀眾突然地急遽離開這戲劇所喚起的情緒，而是把它保留一下，有層次地緩慢地給他昇華。」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晨三時半改作。

## 後記

這個劇本完全是月亮的重作，月亮交珠林書店出版後，再版也早已售罄。出版時因我原稿的紊亂，又因書店急於出書，未把清樣讓我親自校閱，想改而未改地方甚多。當時本來遠想寫一篇後記，也想說說關於演出應該注意的地方，但終因無法補上而迄未動筆。自己想想，覺得這個劇本也還是讓愛我作品的人來讀讀比讓不了解的人來演出為妙，所以也不感到有什麼缺憾。但是不知是什麼緣故，約翰劇社竟把它拿到舞台了，為他們的熱誠與黃嘉德兄介紹的關係，使我無法拒絕。但當時因導演的低能與無知，把全部的演員都糟蹋光！

做個觀眾的我，竟覺得台上演出的完全不是我的作品，——我敢說當時沒有一句台詞是說得夠味，所以這個演出連化裝讀劇都夠不上的。當時雖然他們給我許多戲票，但是我自己勉強看一場外，其餘的我連送人都不敢送了。

可是這並不是我重寫月亮唯一的原因，原因還在我愛我自己的作品，自己的作品正如自己的孩子，有不好地方終想教育他改善他，不想完全將他捨棄。有人知道我在重寫月亮，覺得爲什麼不另外再寫一個劇本呢？自然我並非不想再寫別的劇作，我心中有更深的愛與恨，更繁的情熱與夢，也還有更多的話與更多的故事。但是我終覺得這句好意的話，是叫我不改善已生的孩子，只要生新孩子的意思，而這做母親的人都不是這樣想的。其次我要重作的意思，還因爲月亮中有我一個試驗，那就是用不現實的對白表示現實的情感。這是最使低能的導演摸不着頭腦胡亂安排的所在，但是在美學立場上，因爲過份現實的東西，不能保住美的距離之故。古典劇本多以詩句來維持這藝術上的條

件，近代話劇就有賴於別種手法，我的寫法原是一種嘗試，好在主要的目的，還是想讓愛我的朋友讀讀而已，所以不免有點故意為難演員了。

因此這樣的重作，並沒有改去許多朋友認為不現實的對話，改動的是整個的結構，三幕劇已變為五幕劇。凡我所感到的當初月亮上不乾淨的地方，這裏完全刪去，本來想有的空氣我特別加濃了些。所以幾乎不是以前的東西了。雖然這些改動還是為戲的效果與全劇中心觀念的顯凸，但是我還沒有賦予演出成功上有什麼特殊的便利。

我知道劇作在演出上所收的效果與被誦讀所收的效果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被不了解的人任意擺佈帶觀衆到我劇作以外世界的話，那麼我願觀衆僅僅是我讀者，他在我劇作的世界中，看到我的笑，看到我的淚，看到我的心在荊棘中蠕動，在火燄上跳躍，在我殘缺的生命中淌着有限的血唱着無止境的夜曲。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